

抗戰文學叢刊

和平天使

中央書局
圖書

獨立出版社印行

00578

03306



使 天 平 和

第一幕

人物

錢日昌

錢太太

大秀

吳媽

時間

二十六年的秋末冬初

地點

中華民國的某一個城市

剛陷落的城市。離城有半里路，公路旁邊，傍山建造的有一所新房舍，這就是錢日昌的住所。

錢家樓上一室，陳設半中半西，掛的一張絲織物的風景畫，和另一張並非出自名手的西洋畫。房子正中有方桌一張，鋪花桌氈，中央放有花瓶；茶盤一個，茶具全，上面盤右是門通出入，靠左置長沙發。右壁當窗，臨窗可以望見馬路上的一切；窗下有寫字台白木椅各一，寫字台上置有文具紙張。左面靠壁近上首有沙發

M6
I774.6
421



3325 (南)

二，近下首有門，門通別間，門關着。一切仍是保持常態，這說明城市雖然陷落了，但是恐怖尚未臨門。

錢日昌，一個四十七八歲的商人，穿一件青綢質料的飛花棉袍，人不肥，也不頂瘦，不高也不算矮，樣子不十分好看，也不特別難看，是在中國任何城市里也可以找得出來的一個人。他的爲人說不上好，當然也不能說他怎樣壞。爲了生存上的必要，他免不了己心重，有一種痛愛金錢，不管一切的脾氣。他是一個拜錢主義者，他知道錢多的好處，和沒有錢的壞處。不過他絕不會讓人放火刮地皮，所以他不能不斷定他自己是一個好人。此外要介紹的就是，他是酷愛和平的。

錢日昌獨自坐在一張沙發上，手裏拿了一個小提箱，這箱子裏邊放的是田地契約，人家寫給他的借據、房屋契約、存摺、鈔票、金銀手飾，還有若干老人頭的現洋。這箱子裏是他全部的財產，計算起來一共要值二十萬元的光景，他不象別的生財人，說有三十萬五十萬，實際上也並沒有那麼多，他可沒有什麼虛頭。他理財的方法很好，從不亂花一文錢，他從不肯把一塊錢放在家裏過夜，也必須放出去生息錢，他的錢能生子，子又生錢。他的祖父手裏就有一點錢，到他手裏就更多了。他常常說有了二十萬的人不愁四十萬，有了四十萬的人不愁八十萬，他很清楚自己是一個生財有道的人，他也很清楚自己發財不是偶然的，不過世道不大好不免使他就心，他對於自己這些財產，很沒有辦法，有時他想把它放在大箱子裏鎖起來，但他

怕日本人來了要抄箱子。有時他想要把它放在櫃頂上，裝成一個不很重要的東西，上面放一層蜘蛛網和灰塵，但是他又覺得這辦法太天意了。有時他想要把地板弄開來，挖下去，挖二尺多深，埋起來，但是又有點不放心。到了最後，他還是決定了把它放在自己身邊，走到什麼地方帶到什麼地方。同生死，共患難，萬一有一個炸彈落在自己頭上，也就和這箱子一同燬滅，「錢與命相連」他是絕對不肯只顧命不管錢的，他把小箱子提起來，四週環視，用袖口拂拭灰塵，將箱子打開來，檢起東西來看，非常親切地樣子，好像它們都是有感覺有靈魂似的。他看過，放在一邊，沉吟片刻，獨自在房裏走去走來想心事，抓頭皮，後來忽有所觸似地，連忙在寫字台抽屜裏拿了一張相片出來。

日昌

我要來下點功夫準備一下，我應該練習練習，免得臨事慌張！（他一面講一面走過去，正對着左壁關土的門，彷彿站在他前面有一個可以決定他生死人物，在審問他，於是他的態度就不得不非常謙遜自卑）（大聲地唸我姓錢，我叫錢日昌，我的祖父的父親是商人，他是一個布販子起家，到了我的祖父手裏，就和別人合夥在一道做綢緞生意了。我們祖父做綢緞生意，我的父親也是做綢緞生意，到我手裏也是做綢緞生意，現在我的兒子也做綢緞生意。我的父親死得早；我的祖父到日本去販過綢緞，小的時候我也同去過，祖父死了，我單獨又到日本去做過生意；我在神戶住過，我在東京也住過，我在神戶還有一個日本朋友，他名叫林有

太郎，這是我他在神戶照的相片。(將照片作雙手捧上的姿式)我家裏一共七個人，我和我的女人，一個女兒，一個兒媳婦，一個姪女，兩個用人，我家裏沒有抗日的人，也沒有反日的書，請你到裏邊清查，並且可以隨時來查，我是一個商人，從來沒參加過政治活動，也沒有政治思想，在軍政學界也沒有結交過朋友，我是一個酷愛和平很守本分的百姓。……

(吳媽拿了掃帚，將門開了一條縫，看見他正在獨白，又連忙把門帶上。)

(發覺有人看他)誰？

日昌 (開門)是我，老爺。

吳媽 (見是僕人非常自尊而且驕傲地)做什麼鬼頭鬼腦的！

日昌 我在這邊掃地，聽見老爺講話，怕是唬我的。

吳媽 (坐到沙發上去鎖上箱子)你來得好，替我泡茶來。

日昌 是。(她將桌子上小茶壺的茶倒在痰盂裏)

吳媽 給我買的煙呢？

日昌 街上做生意的人全都跑光了。

吳媽 阿金的香煙店也收了？

日昌 也收了。

吳媽 他還欠我四十多塊錢。

吳媽 人也不曉得跑到那裏去了哩。

日昌 (生氣地) 他還不還我的錢就跑？

吳媽 這個時候的只顧逃命去了。

日昌 你沒有到他家裏去？

吳媽 他家裏人也沒有一個。

日昌 全都跑了？

吳媽 是。

日昌 你進去看過？

吳媽 我怕進去得。

日昌 糊塗，怕什麼；

吳媽 (悄悄地) 聽說日本人這幾天——

日昌 (拒絕地) 好了，好了，不要講吧，這些消息我全不愛聽。以後我不愛聽的消息就

不要多講！

吳媽 是，老爺。

日昌 絕對不許你亂講日本人的話！

吳媽 是，老爺。

日昌 什麼日本人呀，中國人呀，你都不要去管。

吳媽

是，老爺。

日昌

小姐呢？

吳媽

都在後邊。

日昌

去叫她來。

吳媽

是。

(吳媽退場)

日昌

一些討厭的消息！(望着吳媽的後影)全沒有一點規矩，我愛的是和平，憎惡的是戰爭，我討厭聽那些可惡的消息！這都不懂麼？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他的女兒大秀登場，她沒有摩登的打扮，裝束是樸素的。她有二十歲左右，身材稍稍瘦長，面貌很秀麗，大體上可說是漂亮的，她身上有的是活潑、青春、明快，不過不甚建康，受過中等教育，也接觸了一點現代思潮；但同時不免是一個東方的小姐，錢日昌的女兒。)

大秀

爸爸，是你喊我麼？

日昌

對了，你老在上面幹些什麼？

大秀

一天就那麼老坐着，什麼也沒有幹，爸爸喊我幹什麼？

日昌

喊你下來商量一點事？

大秀

是不是打算離開這裏的事？

日昌

(慎重地放下箱子，站了起來)你這個孩子還在做夢，現在日本軍隊已經進了城，四面的交通都斷了，即使我們要走也就不能走了，何況我們並打算走；現在是我們既然不走，我們爲了自己的安全計，不得不表示一下。

大秀

(躊躇地)表示！

日昌

這個表示就是表示我們是一個安分守己的百姓，表示我們在中國人當中，是屬於愛好和平的一種人。

大秀

(懷疑地)爸爸打算怎麼樣表示一下？

日昌

(對他不理解頗有慨嘆之意地)你現在都算小了，並且也進了學堂唸過書，見解也應該不同一點。我叫你下來的意思是要你也來幫我想辦法，看該怎樣表示。

大秀

(斷然拒絕地)我沒有方法，要爸爸走，爸爸不肯走，現在我有什麼方法！

日昌

(不耐地)你看你這個孩子，還沒有講三句話又曉了！不要你想方法，好麼？(和平地)你當爸爸真的想不出一點方法來麼？我自有的方法，不過要叫你下來商量商量，研究研究一點道理。你看我打算寫這六個字，貼在我們大門上，(低聲地)日本人看了這條子，就不會和我們下不去了。

大秀

(大不以爲然地)這個條子！

日昌

(接下去)這個條子你以爲如何？(自滿地)這個方法總該想得不錯吧；我知道你的字寫得很好，這個條子就是要請你下來寫一寫。

大秀 (堅決地) 我無論如何也不肯寫！

日昌 (追問地) 爲什麼呢？

大秀 不爲什麼。

日昌 (研究地) 不爲什麼而不肯寫，那是什麼意見呢？

大秀 就是不爲什麼也不肯寫的一種意見。

日昌 (生氣地) 好，好，不爲什麼也不肯寫，養你這大還給你讀書進學堂，用那麼多的錢，做這點事也叫不動。

大秀 (她走到窗前去向外站着) 這個條子就打死我也不肯寫，就是刀子擱在我頸子上我也不寫！

日昌 不寫就不寫，不寫就算了！(錢日昌這時只說了一句「不寫就算了」作結束，看那樣子把這女兒莫可如何，好在錢是他的中心，他又去將小箱子打開，清理他的財產。他把新的鈔票理做新的一道，舊鈔票理做舊的一道，理過鈔票，又拿出幾塊現洋來看它的成色。他漸漸沉浸到那裏邊去了，他到一種忘我的境界中去了。)

大秀 (指着窗外驚慌地) 你看，又在抓人，又在抓人！

日昌 (把一塊現洋在手裏敲了一下，放在耳朵邊聽一聽) 怎麼又是一個啞板？

大秀 (切齒地) 你看啦！那些日本鬼！

日昌 (曠怪地) 你這個孩子，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大秀 難道爸爸的眼睛只是生來看錢的，世界上的事一點也值得叫爸爸注意！爸爸，

你看又在抓人啊！

日昌 抓人？抓去的是誰？

大秀 樣子彷彿像一個學生，又好像店員。

日昌 (以爲當然地) 難怪，店員和學生，日本人頂討厭他們，那大約是和日本人作敵的。

大秀 (不以爲然地) 爸爸，你未必對於他們連這點同情都沒有？

日昌 (否認地) 怎麼沒有同情，我是頂同情不過，可是我同情是同情，他要抓人總是要抓人的，我們同情他還是要抓，你叫我有什麼辦法。就像現在很好的銀洋變成鹽板一樣，叫我有什麼辦法；

大秀 (聽不入耳，又去看窗子外邊) 你看又是一個，一個戴尖頂帽子的人，這個人我看見過，我彷彿有點認識。(思索地) 這個人在我們前面住過，他就在姓吳的家當過學徒，後來又當了先生，我們叫他李先生。

日昌 (冷酷地) 你管他張先生也好李先生也好，反正不是我家裏的人。

大秀 (不平地) 爸爸你太冷酷了，連這一點同情也沒有？

日昌 (可憐地) 孩子，亂世道的人都只能顧自己。我同情是有的，可是同情太多了也沒有用處。所以我就變得有點近于冷酷。

大秀 (不能忍地) 這太可憐了！這太可怕了！這是什麼世界！還不是人過的生活？

日昌 你把窗子關上，不要去看，就什麼也沒有。

大秀 也不曉得抓李先生那樣的人去做些什麼！一定是挖戰壕，拍了彈上火綫去打中國弟兄，他不去就壓迫他去，他不去就要他的命。聽說凡是中國的壯丁，他不用的就殺，可恨的這些強盜！中國人都應該起來打走這些強盜！

日昌 (干涉地) 你這孩子話真多，有些話是可以不必講的呀！(這時外面隆隆地聲音似在擂鼓似地)。

大秀 (驚訝地) 你聽！

日昌 (漠然地) 這是日本的炮車在前面那一座橋上通過的聲音，孩子你沒有聽慣，我在日本聽慣了的。

大秀 (看窗子外邊) 又開了許多進城去了。後面還押了有一批中國同胞。都給他們捆了手，繩索都牽在他們手里，這也不曉得牽到什麼地方去，我的天！這些人爲什麼不跑呢？我們一家爲什麼不跑呢？後面還有幾乘大汽車，全是裝的女同胞！都把手脚網起來了，怕她跑。怕她們自殺，(叫) 我的天哪！

日昌 (被大秀聲音驚了，關好窗子，抬頭) 叫些什麼，我叫你們把窗子關上，不要去看。(嚴厲地) 你這孩子真不聽話！可惡！

大秀 (走了過來) 爸爸！我的意思！

日昌 你的意思什麼？

大秀 我們還是走一下的好。

日昌 走到哪裏去？

大秀 到有中國人民有中國軍隊的地方去。

日昌 你叫我丟掉這裏的一切？

大秀 可是不丟掉這裏的一切有什麼辦法呢！他們天天在捉人，剛纔一會又捉了許多。

日昌 他捉他的好了，他總有個捉的道理的；我們各掃自己門前雪。

大秀 連以前住在我們前面的李先生也捉去了。

日昌 (教訓地) 我叫你不要去看！

大秀 我生了一雙眼睛，怎麼能不去看？

日昌 (發揮道理地) 眼睛不見，心里也省得就些冤枉心了，你看我，要是無聊，就翻翻

以前的小報，看看小報上的笑話，我一點也不就心，還是好好地活在這裏。我們

只要做一個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抱定酷愛和平的宗旨，怕他幹什麼？

大秀 (不以爲然地) 爸爸，那一位被捉去的李先生，總也算得是一個安分守己酷愛和平

的老百姓了。

日昌 可是他雖然安分，然而他不會講日本話，人家怎樣知道他安分不安分？他臉上又

沒有寫一個字，人家怎麼知道他愛不愛和平？他又沒有到過日本，更說不上懂得

日本人的心理，人家見了他怎樣不抓呢？

大秀

(疑慮地)萬一他們到我家裏來了？

日昌

用我的辦法，把條子貼出去，他就不會來了。即使他要跑進來，那我也沒有辦法，那我可以告訴他，我是一個生意人，是一個酷愛和平的百姓。我還可以預備幾句話來表示「歡迎」，他們一定肯信的，何以見得呢？別人都跑了，我們都不跑，這不是表示我們不反抗的證據麼？

大秀

(不以爲然地)可是爸爸，我們心裏決不這樣。

日昌

女兒的話對了，我們的心裏決不如此；誰不愛自己的國家？可辱一人到廊簾下，誰敢不低頭？只要日本大軍隊一走了，我們馬上就把條子拉掉。

大秀

可是爸爸。——

日昌

(不耐地)什麼？

大秀

(激烈地)爸爸的辦法是想做一個——(一個漢奸的意思)

日昌

(氣惱地)一個什麼？

大秀

(和平地)一個好老百姓一個順民。

日昌

(很氣的樣子)你意思之間是說爸爸想做一個漢奸，是不是？真是豈有此理的想法，這樣來疑爸爸，外人呢，不更要疑了。(解釋地)爸爸決不做漢奸的，你要知道。何以見得呢？我奮鬥了幾十年，把祖宗的產業保存到如今，還發了一筆

大秀
日昌

財，但是這不是發的橫財，（伸手）這是我我的手，（指自己的頭）用我的心血腦筋來打算，一點一點積起來的。我沒有荒唐過，我沒有亂花過半文錢，到現在租穀可以收八百石，本城的房租一月可以收三五百塊錢的租金，外面放了許多的賬，總可以算得是一個小康之家，平平穩穩地過，就是大哥在外邊不找錢現也可以過得去了，我不做親日派，我更不會做漢奸，我也不想做官，所以從來不和軍政界發生關係，從前如此，現在將來也決不會改變。

爸爸的這種辦法至少可以說是順民，說得難聽一點，就是想做奴隸！

（假笑地）哈哈！好漂亮的道理，也不能怪你有這樣的論調，你們都還不過二十歲，你們一出世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自由的人，可是在廿幾年以前的爸爸，還是一個拖了辮子的人，那時是帝國，所以也只好承認自己是奴隸出身，也只能承認自己是一個屈服的順民。可是能保全性命，爭得一份家當，讓我們全家飽食暖衣，還能住在這樣又新又大的房子里，這就不能不說是肯做順民肯當奴隸的好處。何以見得呢？爸爸現在四十八歲了，在同時代的人們當中，也見過許多不肯當奴隸的人，有的犧牲了性命，有的窮得不能活下去，這樣到底有什麼好處？所以爸爸雖然當過順民，當過奴隸，但是也漸漸地感覺到當順民當奴隸，也還有他的好處。然而這並不是說那一個人生出來就願意當順民和奴隸，這不過是環境使然，是出于不得已。（教訓地）你們年青人就是愛的激烈，爸爸的辦法不同，爸爸

大秀

是講究中庸和平，不講究的激烈。

日昌

不錯，你還年青，人世間的事知道得太少，所有就未必能備。

大秀

就發憤了，怕也未必同意！

（教訓地）要是懂了，就會同意，如果不能同意，那就是還沒有真正的懂。我們的家成功這個樣，是幾代人辛辛苦苦地用自己一雙手弄來的錢，這新房子是去年上季才完工的，它就花了二萬幾，大街上那麼多的房產和鋪面，我不照料叫誰來照料？還有八百石租，我一走就算完了，我幾代的精華一家的命脈全在這里，你叫我這些丟了不要，一走了事？老話說的：『起家好比針挑土』一樣不容易，你真不曉得賺錢的難處。這也難怪，你不知道賺錢的難處，因為你一出世家里就是錢的境况，家計一天好一天，錢一天多一天，從來就沒有愁吃少穿。但是你去一看那些有汽車坐飛機的富人，和那些餓得難看的窮人，你比較比較至少也該曉得有錢的好處。我不走，我不和那些窮無立錐之一的人們一同去逃難，我是有我的苦衷的，況且我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計劃，我在地窖里藏了半年的糧食，大家的衣服是齊全的，柴和煤也囤了幾十担，穿的吃的不用發愁；書房里除了幾本古書之外通通燒光了，再只要門口貼了歡迎的條子，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他要來我就和他講講道理：我是一個酷愛和平的人，我們當老百姓的人，永遠是一個個老百

姓，站在溝這邊是地，站在溝那邊也是地，我當我的大耳朵百姓，照樣完糧納稅，他們到中國來打仗無非是想的土地人民，土地，他把這一塊佔去了，人民，我答應做他的人民，他還有什麼話講？

大秀

答應做他的人民，爸爸的話越講越——

日昌

越講越什麼？越講越胡說麼？你看你這女兒講話！我何曾不曉得你那些道理？這是出於不得已，這是爲了安全之計的一種通融辦法。我最耽心的是炮火燒壞我的房子，我最害怕的是炸彈落在我的頭上，現在這種頂激烈的頭危險的時期也過去了，日本最利害的炮火再不會落在我的房子上了，日本的飛機再也不會我們的頭上下炸彈了，我正要吐一口氣，正想休息一下，你這孩子又來和我搗亂！

大秀

照爸爸的意思，我們現在只要依照爸爸的計劃，是再安全不過了？

日昌

雖然不能說是保了險的最安全的辦法，但是較之住在這裏別的人家總要好得多，較之跑到別的地方去當難民的人，總要安全得多。

大秀

我總覺得爸爸所做的不是一個好辦法！

日昌

怎樣才是好辦法呢！你還不到二十歲，可是爸爸已經四十七八歲了，四十七八年的經驗，自然比你們二十來年的經驗，要不同得多。想的辦法，周到得多。你這孩子什麼事情總應該把各方面的道理想一想。

大秀

可是日本人對於中國並不依照道理，它要依照道理，就不至於到中國來佔中國的

土地，殺害中國的人民了。

日昌 他們雖然未必依照道理，但總還有一個不依照道理的道理的。

大秀 我看爸爸是冒險。

日昌 有冒險才有成功，社會上什麼事情總含有冒險性質的，不過我是你嫡嫡親親的爸爸，你是我嫡嫡親親的女兒，我還存心害你！

大秀 即使這樣冒險成功，可是我們看見那些同胞受苦受難，心裏也難過啊！

日昌 你不要去看好了，眼睛不看就好比緞子一樣光，不會起什麼疑慮了。（起立去將簾子關好窗簾拉上）好了，再不要和爸爸爲難了，爸爸爲了一家，心裏打算了這個，又去計謝那個，沒有一時片刻的休息，你這樣和我作敵，我心裏不快活得很，各人回房去吧，再多話我就要發脾氣了。

（大秀幾乎要哭地往上邊的門走出去）

日昌 （在房裏走來走去，一會掀開窗簾看外邊一會自語）也不能說不是危險，可是我不冒險又怎樣辦呢？我的這個家，我的這財產，祖孫多少代的精華，我們不是殺人放火做強盜來的錢，我們不是爲官作宰刮地皮來的錢，我們是辛辛苦苦做生意賺來的錢，可是要叫我把這些一下通通丟了它，我如何辦得到？（算賬）錢莊上的存款一萬多，商號上的存款一萬多，放給私人的幾千，我這一棟房子修成一萬幾，我正街的房屋一共要值三四萬，還有大東門的地皮也要值五萬多，八百石租，這

吳媽

是我的全部財產，此外我再是一無所有，叫我走那裏去呢？我走了之後，這些金交給誰？只怕我走了之後，這些通通就要不姓錢了。通通都要變成別人的了。（這時外面一陣響聲傳進來，於是他走進去掀開窗簾看一看）又是隊伍，日本隊伍，滿臉都是殺氣，滿臉都是橫肉，又在那邊捉人了。（吃驚地）呀！有兩個往我這邊走來了。我希望他不要到我這邊來，來了總是麻煩。（放心地）到底走過去了，到別家去了。謝天謝地，他們不到我家裏來，他們大約知道我是善良的百姓，不會於他們有害的，他們自然也少不了我這樣的百姓來完糧納稅。（祈願地）請你們不要到我家裏來吧，我是屈服的百姓還是良善的順民，我是酷愛和平的錢財，我絲毫也不抵抗，我是生意人，日本呀，我是這樣的在這裏向你告哀乞憐，你要是再要和我為難，我就操你的八代八千代！（考據地）可是我總有點不放心的，我必須這樣辦，（走到門口）我出去走走，找掛筆墨紙張來，怎麼手有點不穩，調，抖起來了？（提醒了自己）我出去走走，算不得一回事，應該放鎮靜些，孩子不聽話，只好我自己動手，（拿筆）茶早就，皇，軍，進，城。（拿起條子）他們沒有叫我這樣寫，我自己要這樣寫，這拿去貼在門上，日本人見了這個，他總相信得過我是個酷愛和平的人了，我相信他們從此不會再進來惹事了。（喊）吳媽！吳媽！（吳媽捧茶具上）老爺的茶來了。

日昌 這張條子去貼在大門上。

吳媽 是，——

日昌 還有，請太太來。

吳媽 是。

(吳媽下)

日昌 (自語) 大秀那孩子真太不懂事，我這樣做，是爲了愛和平，但又一方面說也全是出於不得已，我家祖孫幾代的精華全在這里，這我決不是想跟日本人有什麼勾結來往，我是想保全一點家產。我的祖先在天有靈，一定原諒我的苦衷的，我不偷跑，我決不能跑！

(錢妻上，她是一個四十多歲，會理家，愛兒女，和丈夫一條心的賢內助。)

錢妻 大秀呢？

日昌 上樓去了。

錢妻 這孩子這兩天老是愁眉不展的。

日昌 你也該教管教管一下才對！

錢妻 她怎樣又該我來教管？

日昌 她專門和爸爸作敵，我只叫她來寫一張條子！

錢妻 她不寫？

日昌 她說用一把刀子擱在她頸子上，她也不肯寫。

錢妻 那你就自己寫一下好了。

日昌 是呀，我自己就寫了一張。可是她要我這里什麼都丟了它，帶了一家人出去逃難，當難民。

錢妻 這孩子真是！

日昌 你想，我這里的財產房屋，我能完全丟了它不要麼？這孩子故意和老頭子作敵。

錢妻 她到不是要和老頭子作敵，他是害怕。

日昌 對了，害怕，害怕，就不要去看捉人！她偏是不聽話，要去看捉人！

錢妻 這孩子也真是！

日昌 (轉題目) 那個東西做好了沒有？

錢妻 什麼東西？

日昌 歡迎他們的旗子。

錢妻 啊！是的，做好了，少奶奶老早就做的。

日昌 只要八寸長，八寸寬就行了。

錢妻 是你講的那樣做的。

日昌 很好。

錢妻 馬上要麼？

日昌

葛上顯聖。

錢妻

我去拿來。

(錢妻下)。

日昌

(四望無人)我再來練習揮毫吧，(態度委式與開幕時同)(大聲唸)我姓錢，叫錢日昌，我的祖父的父親是商人，他是一個布販子起家，到了我的祖父手上就和別人合夥做綢緞生意了。我的祖父做綢緞生意，我的父親也是做綢緞生意，到我手里也是做綢緞生意，現在我的兒子也在別處做綢緞生意。我的父親死得早，我的祖父到日本去販過綢緞，小的時候我也同去過。祖父死了，我單獨又到日本去做過生意。我在神戶住過。我在東京也住過，我在神戶還有一個日本朋友。他名叫林有太郎。這是我他在神戶照的相片。(將相片作雙手捧上委式)。我家里一共七個人，我和我的女人，一個女兒，一個兒媳婦，一個姪女，兩個用人。我家裏沒有抗日的人，也沒有反日的書籍，請你到那邊去清查，並且隨時可以來清查。我是一個酷愛和平的商人，從來沒有參加政治活動，也沒有政治思想，在軍政學界也沒有結交過朋友！我是……

(其妻手執小旗上。日昌停止唸)

錢妻

就這大小行麼？

日昌

行了。

錢妻 老爺一刻又在做什麼功課？

日昌 我在加緊練習，打算對付日本人。

錢妻 (驚訝地) 對付日本人！

日昌 我在練習迎接日本人的禮節。免得臨事慌張。

錢妻 (恍然大悟) 哦！

日昌 你看，我什麼都預備好了，你還怕麼！

錢妻 我不害怕，我們家里有老爺支持作主，什麼都不用怕了。

日昌 大秀她們呢？

錢妻 還在樓上。

日昌 我要來練習練習給你和孩子們看，要你們也練習練習，務必不要大意不要弄錯，

讓日本人就是單獨一個一個地問起來，我們回答都是一樣，一個也不錯，沒有錯處給她拿住，他們就把我們沒有辦法了。

錢妻 (信任地) 老爺的辦法一定成瑛。

日昌 (高聲地) 吳媽，叫小姐她們都到下面客廳里去。

吳媽 (在里而) 是啊。

錢妻 (在這時外邊又有房子燒起來了，一片紅光直逼窗前。) (驚慌地) 又在燒房子，好大的火。

日昌 (觀察火的方向而注視窗外) 是正南方。
錢妻 很近吧。

日昌 (鎮靜地) 不很近，不過這不是我們的房子，在南門外，離我家裏買的那塊荒地很近。一定不是正街上，絕對不是我們的房子。(淡漠地) 沒有什麼，只要不是燒我的房子就得了。(轉話題) 大秀她們呢？都叫下去。叫下去。

錢妻 已經到下面客廳裏去了吧，我再去喊一聲。

日昌 (自信地) 叫她們都下來，都下來看我，我做一個榜樣給你們看。

(錢妻先行，日昌右手提了小箱。左手掌了旗子和相片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人物

錢大秀

封玉書

石士堅

錢日昌

用人

時間

與第一幕相隔一天

地點

錢家樓下的客廳

錢少奶奶封玉書坐在沙發上，手裏在結毛線衫，幕開時，大秀

大秀 你還在忙這個？

玉書 (懶懶地) 這還是去年的，看今年能不能把他結成。

大秀 你不去看外面又在燒火，樓上窗子裏看得清清楚楚。

玉書 看了怎樣？

大秀 我也知道不看的好，可是我又愛去看。

玉書 不看看什麼都忘記了。

大秀 你到不害怕？

玉書 我是聽天安命。懶害怕得。

大秀 (不大以為然地) 聽天安命？

玉書 不聽天安命又怎麼辦？

大秀 爸爸的辦法到不是聽天安命。

玉書 爸爸是盡人事，可是到人事盡了之後，還是聽天安命。

大秀 爸爸這兩天就急得很，

玉齋 爸爸急的是爲什麼日本人還不到我家裏來。

大秀 他老人家真奇怪，別的人急是怕日本人來了，他急的是怕日本人不來。

玉齋 日本人不來，我們也不敢出去，他們遲早是要來的，不如早來了早放了一件心事，我想他老人家怕日本人不來的意思就是爲這個。

大秀 (譏諷地) 你到的確算得是爸爸的兒媳婦。

玉齋 (反問地) 你就不是爸爸的女兒？

大秀 我雖然是他的女兒，可是我不去了解他老人家，也不太同意他的辦法，尤其是天天練習的那一套，我真難受。

玉齋 (解釋地) 爸爸是想去看看自己的舖面，討討房租錢。

大秀 錢固然是一個好東西，可是他也未免愛得太過火了。

玉齋 (似乎不好回答，轉話題) 我看你近來也急得很。

大秀 誰能說那樣寬心？

玉齋 看你瘦了多少！

大秀 這個環境裏過生活。

玉齋 這一小半是環境，一大半的原因是——(停住)是在想一個人。

大秀 (逼着問) 想誰？

玉齋 石士堅，你是不是有點掛記他？

大秀 (不否認但裝做平淡地) 他的家也是正在火線上。

玉書 和此地一樣。

大秀 情形更壞些呢！

玉書 幸而是你沒有嫁過去，如果嫁過去，怕前你這小命早完結了哩。

大秀 (頹然地) 完結了也好，少耽些心事。

玉書 士堅有信來麼？

大秀 有的。

玉書 他還在學校里？

大秀 不，他老早到前方去了。

玉書 這個人胆子也真大！

大秀 我不知道他不是安全。

玉書 (寬慰他) 他大約不至于有危險。

大秀 他要是沒有什麼危險，就應該來了。

玉書 總是忙得沒有功夫。

大秀 (憂愁地) 我很耽心！

玉書 什麼事都不要從壞處想。

大秀 你看(從口袋裏拿出信)他的信裏分明說要來此地。

玉書 這是什麼時候的信？

大秀 很久了，可是才送到，寄信的那時候他們駐的地方還沒有失守。

玉書 或者那地方現在也不會失守。

大秀 現在連我們這裏也給日本鬼子佔了。

玉書 說不定他就是因為日本鬼子佔了此地才沒有來。

大秀 (惶惑不安地) 或者，但是——(送過去) 你看這封信。

玉書 我可以看他麼？

大秀 沒有什麼不可以看的。

玉書 (看信，看了一會將信放下來講幾句話，講過去又去看信。) 他說他早已開到前方去了。(大秀點點頭) 他說他們將來還要去組織民衆起來當遊擊隊。他說你不該這個時候守在這裏做一個家庭小姐，他勸你也上前綫去。(表示意見地) 這可不行！我們都不會放你走的。他說他二十九號一定來這裏，今天不是二十九號麼？我想他不會來的，來了反而危險。

大秀 所以我也並不希望他來。

玉書 可是不來你的心里又放不下去。

大秀 所以我又希望他來。

玉書 這就叫做矛盾。

大秀 (無可奈何地) 他還是不來的好。

玉書 他信里的意思是叫你加入戰地服務團。

大秀 可是我還是在這里當家庭小姐！……

玉書 這也是無法。

大秀 他要知道我還在這地方關了門聽同胞的哭聲，跟了爸爸練習禮節，該多失望啊！

玉書 這也是出於萬不得已。

大秀 (批判自己) 他真看死了我：一個家庭小姐，缺乏勇氣和果決的人。

玉書 就是你有那樣的勇氣和果決，爸爸也決不會讓你去吃那種苦。

大秀 爸爸是不會許我走的，我也捨不得離開一家骨肉。

玉書 我也不願意你離開我們。

大秀 不過我希望大家暫時都離開這個虎口

玉書 但是爸爸又不肯。

大秀 這就太難了。

(這時後院忽發生嘈雜聲音)

聲音 不行，不行，你是誰？

聲音 不要叫，我姓石。

聲音 不管你姓什麼，跳牆是不行。

大秀 是誰？

吳媽 一個姓石的，跳進來了，他說要會小姐。

玉書 他果然來了，的確湊巧，我也替你高興。我可要避一下。

(一個二十五歲上下的青年登場)

大秀 (高興地)是你？

士堅 想不到吧？

大秀 一會我還在談你。

士堅 談我？

大秀 我希望你不要來。

士堅 爲什麼？

大秀 怕你受危險。

士堅 還好，今天沒有什麼。

大秀 但是今天你如果不來。

士堅 或者以爲我受了傷？

大秀 那是很就心的。

士堅 我前次的信收到了麼？

大秀 收到了，你是怎樣來的？

士堅

我們駐的地方離此地四十多里，離我家也二十多里，那地方還在和敵人激戰，我是被派到我家的那一帶組織民衆的，可是我的那個小鎮全給日本的飛機炸平了。

大秀

炸平了！

士堅

而且我到那個地方的時候，日本人已經到過了。

大秀

幸好日本人沒有發見你。

士堅

我們在一个農民家裏躲了兩天。

大秀

你家裏呢？

士堅

沒有信息，大約父母都走開了。

大秀

再沒有別的人？

士堅

還有一個祖母，他死也不肯離開家？

大秀

那不知道怎樣？

士堅

大約是炸死了。

大秀

(同情地)可憐的老太太！房屋什麼都沒有了？

士堅

分辨不出那一邊是自己，那一邊是別人的，只看見一些破壞的牆垣上有焦黑的血跡。

。

大秀

這些日本強盜！

士堅

因為我的歸路已經斷了，我躲兩天再往這邊走，我同行還有一個人，我們走到一

個村莊，這回碰見日本兵了。

大秀 (惶恐地) 那你怎麼辦？

士堅 我們都很鎮靜，我們看見兩個日本兵在拉人，我藏在地溝裏，我們那個同伴躲在一個破廁所裏，他非常之憤怒，等那兩個日本人走近，他抱一個大石頭猛力打在日本兵頭上，一兵馬上就死了，他去搶那個兵手上的女同胞。結果那兵把他和那女同胞都刺中了要害死了。

大秀 這時候你呢？

士堅 我當然襲擊那日本兵，我跳上前去，手鎗抵到他的後腦袋才板鎗機的，我不等到另外的日本兵發覺，早已往山路上跑了。

大秀 (讚美地) 你真勇敢！

士堅 我就往這邊跑來，這邊可以找一條路回到軍部里去，又可以來見到你。

大秀 (懇切地) 你不要再走了吧。

士堅 不走怎樣呢？

大秀 就在我家裏躲起來。

士堅 (嘲笑地) 在你家里躲起來？這的確是一個辦法！

大秀 我怕你出去會給日本人看見了。

士堅 不見了便怎樣？

大秀 他們把你捉去了。

士堅 可是如果住在你家里？

大秀 那我就不至於就心你的安全。

士堅 如果日本人到你家來查問呢？

大秀 就說你是我爸爸的兒子。

士堅 如果他們仍舊將我們捉去，就怎麼辦？

大秀 我們死在一道。

士堅 我們的命運給別人支配？最後惟一的辦法就是死在一道？我的辦法不同，我是要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不是給別人決定。是要活，不是死在一道。是要活在一道。

大秀 我就心走出去會給日本人捉去了。

士堅 不會的，我走的全是山路。

大秀 就在這附近，我們天天看見日本兵在捉人，放火，你真是冒險。

士堅 我冒險可以逃出生命，還可以看到你，這冒險不是很值得的麼？我猜想你的爸爸是不會走的，所以冒險跑來，而且等不得叫門就跳牆過來了。

大秀 (感動地) 我真感激你，爲了看我，你冒還大的危險。

士堅 我冒這樣的險。可是我覺得你們的辦法太不像辦法了。

大秀 我也這樣想。

士堅 爲什麼不走呢？

大秀 爸爸不肯走。

士堅 不走是什麼用意？

大秀 捨不下這裏的家。

士堅 但是，你爸爸不是還懂日本話麼？

大秀 是的。

士堅 他不會受日本人利用麼？

大秀 我想不會。

士堅 可是日本人要利用他？

大秀 爸爸說他決不做漢奸。

士堅 到那時候誰保得住？

大秀 (想辯證又無法地) 可是——

士堅 我覺得你們處的地位太危險了。

大秀 我也這樣想。

士堅 你個人沒有什麼打算？

大秀 我怎樣打算？

士堅 如像參加什麼團體到前方服務。

大秀 現在已經遲了。

士堅 還不算遲。

大秀 (躊躇)不遲？

士堅 隨我一道去找點事情做做。

大秀 (遲疑地)可是——！

士堅 拿出一點勇氣來就沒有問題了。

大秀 可是爸爸媽媽呢？

士堅 他們也應該離開此地。

大秀 可是他們捨不得走。

士堅 捨不得日本人的侮辱！

大秀 不要講話太過火吧，士堅，這是我的爸爸啊！

士堅 他也應該知道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大秀 他決不是漢奸。

士堅 早就應該走的。

大秀 也是沒有第二個家。

士堅 你就隨我一同去，也許比證在這裏好一點。

大秀 (考慮地)一同去？

士堅 爲什麼不走呢？

大秀 爸爸不肯走。

士堅 不走是什麼用意？

大秀 捨不下這裏的家。

士堅 但是，你爸爸不是還懂日本語麼？

大秀 是的。

士堅 他不會受日本人利用麼？

大秀 我想不會。

士堅 可是日本人要利用他？

大秀 爸爸說他決不做漢奸。

士堅 到那時候誰保得住？

大秀 (想辯護又無法地) 可是——

士堅 我覺得你們處的地位太危險了。

大秀 我也這樣想。

士堅 你個人沒有什麼打算？

大秀 我怎麼樣打算？

士堅 如像參加什麼團體到前方服務。

大秀 現在已經遲了。

士堅 還不算遲。

大秀 (躊躇)不遲？

士堅 隨我一道去找點事情做做。

大秀 (遲疑地)可是——

士堅 拿出一點勇氣來就沒有問題了。

大秀 可是爸爸媽媽呢？

士堅 他們也應該離開此地。

大秀 可是他們捨不得走。

士堅 捨不得日本人的侮辱！

大秀 不要講話太過火吧，士堅，這是我的爸爸啊！

士堅 他也應該知道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大秀 他決不是漢奸。

士堅 早就應該走的。

大秀 也是沒有第二個家。

士堅 你就隨我一同去，也許比證在這裏好一點。

大秀 (考慮地)一同去？

士堅 你以為不行？

大秀 沒有什麼不行。

士堅 你是願意去的？

大秀 願意的話（思考）。

士堅 那麼就走，什麼也不必拿，什麼也不必預備。四十里路，到部隊里我介紹幾位愛國的同志。

大秀 也不這樣簡單。

士堅 還有問題？

大秀 至少也該商量一下老人。

士堅 你覺得是必要，也可以；你覺得他們不會於你走就不必商量。我不是求婚，你是去救國自救，你爸爸的觀點是很不同的。（這時樓梯響了一陣，有人下來了。）在這時期，一定要取非常手段。（錢日昌一手提小箱一手拿旗子相片走進來，一見了生人，連忙跑轉去，放下三樣東西，空手轉來。）

日昌 士堅，你來了？

士堅 是，

日昌 什麼時候來的？

士堅 一刻工夫，

日昌 我怎麼沒有聽見開門？

士堅 我由後面來的。

日昌 你是來借錢的？

士堅 我不是來借錢。

日昌 那麼你是來替你爸爸還錢的？

士堅 我也不是來還錢的。

日昌 既不是來借錢，又不是來還錢，那麼是來做什麼的呢？

士堅 (嘲諷地) 來看一看你老人家。

日昌 哈哈，來看我，可是我一看見你又不由得不想起你的爸爸來了，他這個人真是一個古怪的人，他這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會積錢，不會積錢也罷了，他又專門會用錢，所以祖上一個大家當，一到他手裏就精光了。他在社會上混那麼多年，也幹過幾次很不懷的差事，錢大約也就弄得不少，可是一轉背，就花光了，到現在賺那麼多錢的人，反而來用我的錢，他用我的錢也不知用了多少了，連你的學費有的時候他也是到我這里來拿。

大秀 (大不以為然地) 爸爸，你見了士堅，還沒有講上三句話就是錢，錢，錢這樣好，你老人家積一點德吧，錢雖然好，可是這是什麼時候！

日昌 你這孩子真傻，這是什麼時候？不論什麼時候，有了錢的總好，沒有錢的總不見

爲難。

大秀

爸爸就是知道錢的好處。

日昌

對了，爸爸一生除了愛惜金錢之外，就是愛和平，除了愛和平之外，就是愛惜金錢了。錢比什麼都好，爸爸就是懂清楚了這個道理所以就有錢。你們年紀越大，就慢慢要知道錢的好處了。士堅的爸爸和我也不是外人，老親戚，又是多年的朋友，他的脾氣我知道得最清楚，我就是要勸士堅不要學他的脾氣。（對士堅）士堅，你也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向你討賬，一定要你還錢，我現在還不在乎這點錢，不過我總以爲一個人不懂得愛錢是一種罪惡。

士堅

我的意見剛和你的相反。

日昌

（驚訝地）你居然能和我的意見相反麼？

士堅

是的，我以爲錢的本身是沒有什麼罪惡不罪惡，不過一個人過於愛錢，到了某種時候，才會造許多很大的罪惡。（有所指地）如像放高利貸，壓迫佃農，剝削店夥，以至於只愛錢，不管國家不顧性命的那些人。

日昌

什麼罪惡都是由於貧窮，愛錢的人決不會貧窮的。

士堅

貧窮只是一種社會現象。

日昌

罪惡不是也可以說它是社會現象？

士堅

也可以，但現在不是辯論這問題的時候，現在我勸你暫時離開這個地方。

日昌 你是叫我離開這個地方麼？

士堅 是的。(肯定地)你應該離開這個地方。

日昌 這個地方，我這一幢新房子花了多少錢你知道麼？

士堅 不知道。

日昌 還有我的房產，我的田地，一共要值多少錢，你知道麼？

士堅 不大清楚。

日昌 我跑到別處去還有這樣的房子給我住麼？

士堅 (嘲諷地)不見得有這漂亮的房子給錢日昌先生住。

日昌 不見得有，那我幹什麼要離開此地？

士堅 因為怕受日本人的糟塌。

日昌 我要是一個沒有田地沒有產業的窮光棍，我就跑了，也不用你來講。

士堅 既然是這樣，那麼(向大秀)你是不是下了決心跟我們走？也許走的辦法要比令尊的辦法妥當得多。

日昌 (驚訝地)原來你是來求親事的？

士堅 也並不是。我並不很尊重過去由家庭訂的婚約。

日昌 (逼緊地)你想在這個時期和大秀結婚？

士堅 我決沒有想到這一層，我只是想到從敵人的虎手里為國家救活一個有用的青年。

日昌

(表示自己優容) 結婚我也不反對，不過結婚的條件我早就講過了，你必須有錢，你至少要有一萬元的存款，否則我家里的夫秀是不能跟你結婚的。你要知道，她在家居住的是這種房子，吃的穿的從沒有少過，她是吃不來苦的，你必須讓我看看你存了多少錢，我並不要你的錢，我只要看一看。

士堅

錢是沒有的。

日昌

(失望地) 那就什麼也談不到了。

士堅

不過夫秀跟我去決不至於生活得很壞。

日昌

你們怎麼樣生活？

士堅

讓她有事做。

日昌

(興奮地) 有事做，錢有多少？

士堅

錢不會很多的。

日昌

(失望而且沒精神地) 那有什麼意思？

士堅

也不會缺少什麼。

日昌

(襲擊似的質問) 你有什麼保障，要是沒有錢，到了你也沒有飯吃的時候，你還能保障她不餓飯嗎？現在這樣困難時期，我格外讓步，只要你給我一個證明，(將五指伸出) 證明你有五千元存款，夫秀也就可以跟你去了。

士堅

我五個錢的存款也沒有。

日昌 那我們的大秀就不能隨你這位連五個錢也沒有的人一道去了。

士堅 不算讓她隨我去？

日昌 對了，不算讓她隨你去。

士堅 你能担保你一家的安全嗎？

日昌 我可以担保。這原是我的責任。

士堅 你有什麼把握？

日昌 有什麼把握麼？我是一個生意人，從來與政治無關係。他們不會疑心我是什麼什麼。我貼了一張條子在門口上歡迎他，我遠懂一點日本人心理，和日本話，即使來了，我可以和他們周旋周旋。我是一個酷愛和平的百姓，他何必要和我這些老百姓的爲難呢？

士堅 你的辦法是還沒有亡國，就打算做亡國奴的辦法。

日昌 並不是打算做亡國奴，這是通權達變的辦法，（得意地）何以見得這是通權達變的辦法呢，只要他們一開走了。我就把這種貼在門口的歡迎條子拉掉，而且我心裏實在是不大贊成他們的，這不過是爲了自己安全之計的一種通權達變。

士堅 你這樣通權達變地變下去，大有變成漢好的可能性。

大秀 士堅！（不願抗爭地）讓他去說吧，可是只憑自己的良心，不做壞事就算了。

士堅

你不做壞事，可是，如果他們一手拿刀子，一手拿鞭子，把它擱在你的眼面前，要你做點什麼，你不做，他就腳踢你，用鞭子打你，用刀子殺你，你怎麼辦？

日昌

我總希望不要到那樣的時候。

士堅

假設有這樣的一個時候？

日昌

到了那種時候，也是沒有辦法的時候了，人到廊檐下，誰敢不低頭。

士堅

我真想不到你錢日昌先生在炮火連天的這時候，身上的血還這樣冷。

大秀

士堅！

日昌

讓他去罵吧，血冷的人也好，冷血動物也好，我不這樣、什麼也救不住了。我只

求和平，我盡可能地忍讓。

士堅

（看天秀）這還是要自己拿出主見來的，救國和自救。

大秀

（不能決定地）我覺得——（她想說「沒有辦法」）

日昌

你願意隨他去嗎？（向石）她能隨你去嗎？（不同情地）你連一個錢也沒有存。

大秀

（懇求地）爸爸，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去，離開這個地方。

日昌

（教訓地）你這個傻孩子，真是給鬼迷住了心，爸爸是不能離開此地的，我們都

不能。

士堅

讓錢日昌先生去在魔鬼手里討生存去，我們青年應該走的，那裏有工作，有生活，在這里住下去不是生活，只是生存，在魔鬼手里討生存，這太危險了，沒有

一點把握。

大秀 我也覺得走是對的。

士堅 那你就站過來。

大秀 (站了過去)

日昌 你能這樣想麼？你能就這樣離開你的爸爸媽媽麼？

大秀 (不能決定地) 我不能。

日昌 那你就該站過來！

大秀 (惶惑地) 我也不曉得是怎麼樣辦才好。

士堅 現在只有兩個辦法，去，或是不去。

大秀 爸爸，我去是不行的麼？

日昌 不行的，因為他沒有錢。

大秀 沒有錢就不能去？

日昌 沒有錢你的生活沒有保障。

大秀 你不肯借一點錢給我們麼？

日昌 我現在手頭沒有很多的錢。

大秀 假使有錢呢？

日昌 有錢也不肯借，因為你們借去了，不見得就能還我。

士堅

這個時候記得要錢，你這一位錢小姐。

日昌

(提到錢就笑了)錢的好處多得很：大而言之可以防身保命。小而言之，可以使一個人過得非常舒服。

士堅

現在防身保命的是各人的力量，大家的力量，不是錢，歐洲的猶太人有錢，可是猶太人不能防身保命。因為他們就是自私，愛錢，沒有國家，也沒有民族，結果，身不能防，命不能保，舒服也就談不到了。

日昌

(辯白地)我可不是什麼猶太人。

士堅

(嘲笑地，近乎非主流地)你自然不是猶太人，你是中國的錢日昌先生。(看錶)我不打算再蹙下去，時間不早。

日昌

還有什麼要緊的事？

士堅

我還有任務。

日昌

什麼任務？

士堅

(推諉地)我本應當奉告的，可是——你知道也無益。

日昌

我想知道你在幹什麼職業，對於你，我是很關切的，我想知道你做的事，一個月能賺多少錢，自己要花多少錢，一個月要剩多少錢，一年要存多少錢，十年之後要有多少錢，一個月息金能得多少錢，所以我急于想知道你幹什麼職業，有什麼任務。

士堅

(對於他那種愛錢自私的樣子非常不滿，故意大聲地)我們的任務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個人的任務是組織民衆，喚起民衆；現在這附近也有幾萬人起來了，而且都有了槍，如果日本軍隊在行軍，我們就襲擊它，如果遇見他們運糧食彈藥，我們就搶過來，我們正規軍隊衝鋒的時候，我們擔任側擊的任務。

日昌

(驚恐地)原來如此？(向大秀)那你更不能去，更去不得，太危險了，太危險了，士堅，我原來想留在我家里暫住兩天，可是我不能了，我怕你拖累到我，拖累到我的財產，拖累到別的人，我馬上就走的。(向大秀)你自己決定，這是一個最後的機會。

士堅

會。

大秀

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士堅

你沒有辦法，我替你決定行嗎？(一手捉大秀的膀子，一手拖她的腰)我們一同去，獻身民族國家，共同奮鬥。走，走，走！

日昌

(激怒得好似一個正待決鬥的公雞似地攔住去路)你敢！

士堅

(嘲笑地，幾乎是近乎下流的態度)據我的觀察，酷愛和平的錢日昌先生也要動武了，(注意他的手)他的拳頭捏的咕咕叫，要打架，要和我打架。我是他的——至少將來我有了錢的時候我是他的女婿，他爲了女兒的事要和女婿決鬥，他決不是一個酷愛和平的人。(侮謔地)你看他簡直像一個——

大秀 (憤然地) 放手吧！——(她鬆淨腕，但他的手腕攪得那緊。)

日昌 (氣憤到極點地) 豈有此理，你這種行為，流氓行為！

士壁 (自動地趁下向大秀) 你應該剛強些，這種時候，你就會追悔的。(向日昌) 可是今天是我，你如果遇見像我這樣做的，是一個日本流氓，或是一個日本人嘛使的流氓；他這樣，或者比這樣的行為更壞些，你怎麼辦？(他嘲笑地，表示自己的動作只是在故意地激怒他，而且滿意于自己的辦法似地) 哈哈，錢日昌先生，你忍讓還不到家。你要在這里住下去，你必須更能忍受，我走了，再見。

日昌 (被激怒地) 你這混蛋，讓鬼拉你去！讓日本人殺你的腦袋！替我滾！

大秀 (失望地倒在沙發上) 爸爸！

第三幕

人物

錢日昌

錢太太

吳媽

吳大恩

井上

史漢千

封玉容

大秀

日兵

時間

與第二幕隔二天

地點

同一幕

日昌

(錢日昌拿了小箱小旗相片上)

(自語)我這樣做，全是出於不得已，我沒有跑，絕不是想勾結什麼日本人，我是想照顧照顧自己的財產，我不能像那些窮光蛋樣說走就走，毫無留戀，人纔離開了錢就不能生活，我的祖宗會原諒我的，世界上的人明白我的苦衷會原諒我的。現在就心的就是到處放火，到處捉人，我希望不要鬧到我家裏來了。(這時有人下樓來了)是誰下樓來了，我是一家之主，我要放鎮靜些，我不鎮靜，他們更要慌張了。

(錢妻上)

錢妻

你這個鬼老頭！

日昌 又是什麼事情得罪了你？

錢妻 爲什麼把女兒罵哭了？

日昌 你又來了，我何曾罵過她，我們夥共只有一個女兒，你把她當寶貝，我也還是把她當寶貝。

錢妻 你不罵她，她爲什麼又哭？

日昌 前天石士堅那孩子來了，他要大秀跟了他去。

錢妻 大秀怎麼樣講？

日昌 大秀到願意去，可是我問那個孩子，問他存了五千塊錢沒有。

錢妻 那孩子怎樣講？

日昌 他說連五個錢也沒有存。

錢妻 你呢？

日昌 我說，我們的大秀，就不能跟你這個連五個錢存款也沒有的人一道去了。

錢妻 可不是？

日昌 你猜姓石的那孩子在幹什麼？

錢妻 在幹什麼？

日昌 在當遊擊隊的隊長，每天都在和日本軍隊拚命，這個事你看危險不危險。所以我就一定不許大秀去。大約大秀很高興爸爸，這兩天，天天和我吵鬧，要我帶了

難呀

開此地。

錢妻 大秀這個孩子也真是！

日昌 我沒有答應她，但是也並沒有罵她，今天我她一定又是她爬在窗口偷看日本兵捉人，自己嚇得哭了，我叫她不要去看，可是她不聽我的話。

錢妻 這不聽話的女兒，我看她將來到人家去！

日昌 全是你嬌養慣了的，加上近年進學校去，專門講自由，將來連一個爸爸都要自由得叫她瞧不上眼了。

錢妻 那里她就敢！

日昌 她那里就不敢？我的話他沒有一句聽得進，叫她不要去看窗子外邊的事，她偏是要去看；我叫他寫一張貼在門口的條子，她一定不寫；不寫也就算了，還要說我想做漢奸。我看他如果把一個爸活氣死了，看有什麼好處！

錢妻 真是一個不懂世事的孩子，可是你也不必氣啊，孩子不好，總是自己養的，慢慢教管就是。（轉話題）這幾天外邊清靜得多了，今天城內的火也熄了，只有一個地方在燒，大炮的聲音也少了，我最怕的是飛機來下炸彈。

日昌 日本人進城已經三天了。

錢妻 三天也罷，十天也罷，只要不亂殺亂炸，我們的生命活得下去就好了，不曉得什麼時候能出示安民？

日昌 (含糊地) 大約也總快了。

錢妻 等出示安民之後，我們也該到街上去看自己的舖面，收一收這個月的房租，還有

空在那里的房子，也該寫一個租字去貼起來。

日昌 外邊空房子多，所以房客沒有拿租錢，我也不好叫他們搬，沒有生意做，一時是拿不出錢來的。我的這種算盤也不會錯，現在不叫他搬，將來生意好了，就不怕他們不拿錢出來了。

錢妻 這世界不曉得什麼時候可以得太平！

日昌 只怕沒有一個人能算得就。

錢妻 總要不亂殺亂鬧就好了。

日昌 不錯，他們對於人民總應該厚道些。

錢妻 他們還算厚道麼？在到處捉人呢、(祈求地)但願不到我家里來就好。

日昌 (懷疑地) 總不要緊吧？

錢妻 (祈求地) 求天老爺保佑！

日昌 (覺得自己不應該懷疑) (肯定地) 我們一定不要緊，你用不着害怕。這兩天不來，

大約是打聽清楚了我是什麼人，所以我就不來了。

錢妻 恐怕來總是要來的，聽吳媽說，街上在挨家調查哩。

日昌 就是來了也不要緊，我對他們客客氣氣的，他何必一定要和我們當老百姓的人為

錢妻 難呢？並且我們還有一種特別情形，我在日本住過，並且還有日本朋友，我把這張照片（在桌上拿起帶過去）給他看，難道他還不相信麼？

但願我們一家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這時外面有竹竿敲打聲）

日昌 來了的。（趕忙把育子上的小太陽旗拿起來，右手拿旗，左手拿相片）（喊）吳媽！

吳媽 （在里邊）就來了。

日昌 快開門去！

吳媽 沒有人叫門哩。

日昌 有人在敲門。

吳媽 是我晒衣服的竹竿子打在欄干上，老爺。

日昌 （緊張的情緒忽然鬆弛了，將旗和照片放下）這混蛋，嚇我一跳。

錢妻 吳媽也真是！

日昌 我以為來了哩。

錢妻 說不定不會來。

日昌 不來更好，不過我也聽見隔壁有人講，今天明天要清查戶口。

日昌 （這時外面真考究門聲）這回是真來了。（將旗和相片拿在手中）開門，吳媽。

日昌 (含糊地) 大約也總快了。

錢妻 等出示安民之後，我們也該到街上去看自己的舖面，收一收這個月的房租，還有空在那里的房子，也該寫一個租字去貼起來。

日昌 外邊空房子多，所以房客沒有拿租錢，我也不好叫他們搬，沒有生意做，一時是拿不出錢來的。我的這種算盤也不會錯，現在不叫他搬，將來生意好了，就不怕他們不拿錢出來了。

錢妻 這世界不曉得什麼時候可以得太平！

日昌 只怕沒有一個人能算得就。

錢妻 總要不亂殺亂鬧就好了。

日昌 不錯，他們對於人民總應該厚道些。

錢妻 他們還算厚道麼？在到處捉人呢、(祈求地)但願不到我家里來就好。

日昌 (懷疑地) 總不要緊吧？

錢妻 (祈求地) 求天老爺保佑！

日昌 (覺得自己不應該懷疑)(肯定地)我們一定不要緊，你用不着害怕。這兩天不來，大約是打聽清楚了我是什麼人，所以我就不來了。

錢妻 恐怕來總是要來的，聽吳媽說，街上在挨家調查哩。

日昌 就是來了也不要緊，我對他們客客氣氣的，他何必一定要和我們當老百姓的人為

錢妻 難呢？並且我們還有一種特別情形，我在日本住過，並且還有日本朋友，我把這張照片（在桌上拿起翻過去）給他看，難道他還不相信麼？但願我們一家平平安安的就好了。

（這時外面有竹竿敲打聲）

日昌 來了的。（趕忙把窗子上的小太陽旗拿起來，右手拿旗，左手拿相片）（喊）吳媽！

吳媽 （在里邊）就來了。

日昌 快開門去！

吳媽 沒有人叫門哩。

日昌 有人在敲門。

吳媽 是我晒衣服的竹竿子打在欄干上，老爺。

日昌 （緊張的情緒忽然鬆弛了，將旗和照片放下）這混蛋，嚇我一跳。

錢妻 吳媽也真是！

日昌 我以為來了哩。

錢妻 說不定不會來。

日昌 不來更好，不過我也聽見隔壁有人講，今天明天要清查戶口。

（這時外面真有拍門聲）

日昌 這回是真來了。（將旗和相片拿在手中）開門，吳媽。

吳媽 是。

錢妻 我要到後邊去躲一躲。

(錢妻從張下)

日昌 (極端恭敬地等候)是誰?

吳媽 (送上片子)有人會老爺。

日昌 (看片子)吳大恩。又不是的。(連忙將手里的東西放在一邊)原來是商會里做過副會務吳先生的令姪吳大恩，請，請！

(吳大恩上)

日昌 (上前握手)久違，久違！

大恩 今天來拜望沒有別的事，請你捐幾個錢，維持會打算開一個慶祝會，這經費要請大家幫忙，這是都有好處的事。

日昌 可以的，可以的，要多少？

大恩 聽便，一萬不算多，一千不算少。

日昌 (皺眉)我手頭很困難，目下房租也收不到手。

大恩 那麼，幾十，幾十，一塊兩塊錢，只要你拿得出手，我就收。(威脅地)可是這個錢決不得空叫你出，多寫一個多有一個的方便，昌翁懂我的意思？

日昌 我寫五十元吧。

大恩 太少了，太少了，少得不像話，誰不知道昌翁是這裏的有錢人，寫一百吧，（感嘆地）再少了就不必寫。

日昌（痛心錢又不敢不出）就是一百吧，（拿錢）我就便還想打聽一點消息。

大恩 什麼消息？

日昌（小心地）我們現在可以出去麼？

大恩 沒有什麼事，那是不出去的比較好。因為——（很誠懇的樣子）這都是我們交情深，纔特別提出的一個忠告：現在老兄還是在家裏的好，千萬不要出去！兄弟還有一點事，還要去照相，照歡迎照片。

日昌（羨慕的樣子）照歡迎照？日本人都到麼？

大恩 都要到的。

日昌 這一來你是有保障了。

大恩 當然，豈獨有保障？

日昌 還有錢？

大恩 豈獨有錢，要怎麼便怎麼！

日昌 像兄弟也可以去照相麼？（我很想再和日本的官長照一個相。）

大恩 這是要有資格；不過像老兄也不要緊的，門口貼了條子麼？

日昌 貼了。

大恩 那就再好也沒有。再見！

日昌 (退一步的請託)千萬把兄弟的名字也提一提，說兄弟實在是一個好老百姓，是一個廉潔和平的生意人。

大恩 一定辦到，一定辦到。(想是機會了)可是你還挪借一百元給兄弟吧，因為兄弟還有點用途，這就算兄弟私人情，至於昌翁的事情，你放心好了。

日昌 (為難地) 個，這個。

大恩 你不放心？

日昌 我放心，人捨不得又不敢少。我拿就是。(拿錢送過去)萬舉拜託。

大恩 一定，一定。

(吳大恩下)

日昌 (痛心地)這忘八蛋！一來就是竹槓！

(錢妻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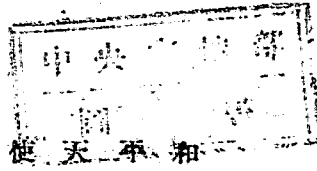
錢妻 來的是誰？

日昌 吳大恩。

錢妻 他來有什麼事？

日昌 捐錢。

錢妻 捐了多少？



日昌 捐了一百，另外又捨了一百，一共是二百。

錢妻 這種人也不可得罪，二百就二百吧，大約再不會有什麼事了。

日昌 我還拜託過他。

錢妻 說不定也要請你出來當維持人哩。

日昌 請我我也不去了，那總是一件不好的事，那吳大恩，他是小老婆，鴉片煙，弄得

不能了結，所以就不得不知此。

錢妻 我們橫直是一個老百姓，不去也好。誰來都是一樣。

日昌 (自慰地) 你看這雖然花了錢，可是多麼好，什麼也沒有問題。

錢妻 全靠你的主見好。

日昌 不然，現在我們在做難民！

錢妻 那就不曉得是怎樣一個境況了。

(這時外邊又有人敲門)。

日昌 這回不知道又是誰？

錢妻 說不定是請你去當維持人的。

日昌 (捶門急) 大約這回是真來了。(拿旗子與相片)

錢妻 我也得避一下。

(錢妻下)

日昌 吳媽，開門。
吳媽 是。

井上 (日本浪人井上特務長帶領二日兵與史漢千上)
(用很漂亮的北平話) 混蛋！爲什麼不快開門？

日昌 (旗伸出) 我在這里歡迎官長。

井上 你叫什麼？

日昌 我姓錢，叫錢日昌，我的祖父的父親是當布販子起家，到我的祖父就做綢緞生意了。我的祖父做綢緞生意，我的父親也做綢緞生意，我也做綢緞生意，現在我的兒子也在外邊做綢緞生意。我父親死得早，我祖父到日本去過，我也隨祖父去過。祖父死了，我也單獨去日本做過生意，我在神戶住過，也在東京住過，我在神戶還有一個日本朋友，他名叫林有太郎，這是我和他照的相片。(將照片捧上)
(並不去看) 你家多少人？

日昌 一共七個，長官，我們兩夫婦，女兒，媳婦，姪女，兩個用人。

井上 你家沒有抗日的人麼？

日昌 絕對沒有的，長官，我家還有一個兒子在外邊做生意，他也是一個講究和平的好官姓，頂守本分的生意人。

井上 你家沒有反動抗日書寫麼？

日昌 沒有的，長官，一本抗日證籍也沒有。

井上 有任學堂的人沒有？

日昌 也沒有，長官。

井上 你有這樣好麼？

日昌 我從來就是這樣好的，長官。

井上 誰能相信，（向漢千）你相信他有這樣好麼？

漢千 （恭敬地）我不能相信他有這樣好。

井上 如果他的品行有這樣端正，那他比你還要好些呢。

漢千 他絕對吹牛。

井上 你看連你的同胞都不相信你這樣好，說你絕對吹牛。

日昌 我講的話句句是真實的，長官。

井上 （從身上拿出小本子）你姓丁叫了什麼？

日昌 我姓錢，長官，叫錢日昌。

井上 叫錢什麼？

日昌 叫錢日昌，昌盛的昌，日本的日。

井上 混蛋，你爲什麼叫這個名字，爲什麼不叫錢混蛋？

日昌 我確是叫錢日昌，長官。

井上 不許你叫錢日昌，只許你叫錢混蛋，

日昌 (無可奈何地) 就是。

井上 究竟多少人？

日昌 七個人官長。

井上 混蛋，爲什麼不是八個？

日昌 連我的兒子才是八個，長官。

井上 我看你這樣子真是不老實！

日昌 長官，我一點也沒有不老實的話，我全家都不肯走，我是最相信皇軍和長官不過了。

井上 你不肯走，說不定你打算留在這裏搗亂！

日昌 我絕對不敢。

井上 可是你決不是一個好蛋。

日昌 我確實是一個好人。

井上 你這狡辯！我什麼都很清楚，我由你的門口經過五次，你的門老是關着的。你把門關上的意思，決不是什麼好意。(向漢千) 對不對？

漢千 完全對。

井上 你看連你們同胞，都可以證明我的話是對。

日昌 我關門的意思是——

井上 是什麼？是怕我們進來了，進來搶了你的金銀財寶，你就用關門來抵抗。

日昌 我絕對沒有關門抵抗的意思。

井上 狡猾得狠！你未必還希望我來？

日昌 我希望。

井上 你希望？

日昌 而且現在來歡迎你。（搖旗）

井上 你看，這簡直是大大的欺騙，而且當面欺騙。你口里在叫我來，可是你心里在喊我走。你口里在講好話，可是你心里在罵我。我現在已經來了，可是你心里在希望我立刻出去。（向漢千）對不對？

漢千 隊長的話，就像由他心里講出來的一個樣。

井上 哈哈，如何？

日昌 （沉默）

井上 你看，他不做聲，連自己也默認了。可見得我的兩隻眼睛分別一個人就分得非常仔細。這確是一個混蛋。

日昌 我不是一個混蛋，我是一個好人，我是一個——

井上 你快不要狡辯。現在我要來宣佈你的罪狀：第一，你從來不把門打開，這是你表

示對於我們的抵抗。第二，你把門口貼一張歡迎的條子，這是表示你們是用不着皇軍來查問。第三，你製了旗子，留下一張相片表示你是一個品行很端正的人，即使有人來查問，也不至於麻煩你。這樣一來，你就可以關起門來，罵日本人，講我們的壞話了。(和漢千)對不對？

漢千 隊長的話完全不錯。

井上 你猜他心里現在想的什麼？

漢千 他心里想叫隊長立刻就走。他心里想罵我是一個不講臉的混蛋。

井上 (向錢)你敢心里罵他麼？

日昌 我不敢，我沒有罵他，我是愛和平的好老百姓。從不罵人。

井上 你是什麼？你胡說些什麼？(向漢千)替我打他！

漢千 是。(打)

日昌 不要打吧，我的確是專講和平——，我決不過激。

井上 替我打嘴，看他這狡辯！

漢千 是(打嘴)

日昌 (叫屈地)我實在是好百姓啦！

井上 我不要你這樣的好百姓，我受不了這許多的好百姓，他(指漢千)才是我們的好

百姓，你那一點配？

日昌 我受了不白之冤啦！冤枉，冤枉！

井上 你還會叫！（上去一脚踏他倒地）

日昌 冤枉啦，我一刻還上了捐的！

井上 又在胡說！皇軍是頂有錢的軍隊，也是頂有紀律的軍隊，誰要你的錢！

日昌 我們自願捐出來慶祝的呀。

井上 混蛋，誰要你拍馬屁？

日昌 我不是要拍馬屁，我是甘心情願的呀。

井上（向漢千）這個錢混蛋交把你替我看守，不要讓他走掉了，不許他動，他動就給我

打他。明白了你的任務麼？

漢千 明白了。

井上 很好，（向日昌）我們進去搜；

（井上拔出手鎗領日兵下，其中一個日兵去勸了一勳錢日昌的小箱，日昌叫喊起來了，給漢千打了三耳光）。

日昌（半自語地）活是冤枉，活是冤枉。可是他搜不出什麼東西來的，他們一搜就知道

我的確是一個好老百姓，（這時候覺得自己應該交結一下史漢千）先生，你尊姓？

漢千（過了半天，用一種極缺乏人性與感情的眼——眼角下垂——向他看了一下）我姓錢。

日昌 先生也姓錢？錢先生大名？

漢千 你問他幹麼，還不知道？我叫錢混蛋！

日昌 (無可奈何地笑) 黑黑，先生！

漢千 什麼？

日昌 你是一個好人。

漢千 (用毫不動情的眼看他)

日昌 你是一個好人；

漢千 (感嘆地) 我是一個混蛋；

日昌 (諛笑地) 黑黑。你是，你是，黑黑！

漢千 你再笑我揍你！

日昌 不要打，不要打。我是頂講究和平的。(這時候上圍有婦女叫喊聲傳來) 他們搜查

反動。他們紀律好。不要害我的孩子，不要弄壞我的籍字，我們都是好人。好先生，好先生，你說一句話救救我們！

漢千 (無感地) 你是什麼東西，我能救你？

日昌 我是好人，先生，我是，我是——

漢千 (不耐煩地) 你是混蛋，龜蛋，忘八蛋！你想挨揍！

(井上與日昌押日昌全家上)

井上 (得意地) 哈哈，藏了這許多的人在家里，我可找出來了。(向錢) 我問你，你藏了

這許多人在家里，是不是想圖謀不軌，擾亂後方呀？

日昌 絕對不瞞，他都是婦人女子。

井上 可是你要知道，你們中國現在有許多和(指大秀)她一樣漂亮的女子，拿了鎗打我們的皇軍。

日昌 我們不敢，我們都是很講究和平的老百姓。都是好人。

井上 都是好人？我看她(指大秀)到還像一個好人的樣子，你是一個狡猾的老頭兒。可是那錢不管，這(指大秀)是你的什麼人？

日昌 她是我的女兒。

井上 (指小秀) 她是誰？

日昌 這是我的姪女兒。

井上 (指封) 這是誰？

日昌 這是我的兒媳婦。

井上 他們三個的樣子到生得頂好，很有一點像日本人。(指大秀) 她有多大年紀。

日昌 十九歲。

井上 (指小秀) 她呢？

日昌 十七歲。

井上 她(指何)呢?

日昌 二十四歲。

井上 (仔細看每個)他們的年紀都生得頂好。(指大秀)她叫什麼名字?

日昌 大秀。

井上 (記下)大秀。(指小秀)她呢?

日昌 小秀

井上 (筆記下)小秀，(指封)她呢?

日昌 她叫——

玉書 我叫玉書。

井上 (記下)叫玉書。(又仔細看看每個人)名字都叫得頂好聽，很像日本人的名字。很好！你現在可以不要跪在地上和我講話了。(講話的調子越講越慢)你雖然是一個假的順民，可是我們簽了表示皇軍的寬大，簽了表示皇軍對於人民的恩惠起見，我不想殺掉你。不過你是一個假的順民，我要看一看你是不是有誠意來服從，我可以暫時把你看管起來，試驗試驗你們是不是願意服從我的命令。可是你要當心，如果你違抗我的命令，我馬上可以叫你死去。你要特別注意你的行為，時時刻刻檢查自己是不是有不服從的念頭發生，如果不幸發生了這種念頭，你就立刻把它克服下去，這才是一個真正的順民。我的話你聽懂了沒有？

漢千 問你，聽懂了沒有？

日昌 聽懂了。

井上 完全都懂了嗎？

日昌 (非常快地) 完全都懂了。

井上 (滿意地) 那麼，你現在可以得到一張順民證了。(錢日昌對於領取一張順民證並不以為光榮是一定的，但是以這為屈辱的態度他又覺得近乎過激，為了生活的方便和生命財產的安全計，他是願意有一張的，所以他連忙點頭鞠躬，表示他的高興。)(向漢千) 帶得有麼？

漢千 有的(他從口袋中搜出來)

井上 你替他填一張。(漢千去找到了筆墨，指示地) 錢什麼，就寫錢混蛋吧，本地人，習以圖等順民學習。(從漢千手中取過來看了一眼，遞給日昌) 不要失落。

日昌 (雙手接過，恭敬地) 是，是。

井上 還有證書示你，你應該遵守順民規則，不許反抗，不許叫屈，絕對服從，十分忍受。這意義你能了解麼？

日昌 (屈服地) 我能了解。

井上 能實行麼？

日昌 (無可奈何地) 能實行。

井上 (嘉獎而其實嘲笑地) 很好，掛上它，不久你就可以成功很好的順民。(鑲日昌向他很客氣地鞠躬，他大約覺得受這種侮辱是當然的，覺得介懷也無用。) 你這個房子我看做得還不錯，是你計劃的麼？

日昌 (不明白對方的意義地) 是，長官。

井上 做得頂合我的意思，我現在住的那地方很不合我的意思，我打算把你樓上房間借住一下行麼？

日昌 (躊躇地) 我這是，我還有空房的，長官。

井上 (把手槍放在桌上，威嚇地) 你敢說不？

日昌 (恐慌地) 我不敢，我沒有說。

井上 (懷疑地) 那麼你心里不用反抗，我是什麼都可以看得出來的，你反抗麼？

日昌 我從不反抗。

井上 你房子借我幾間行麼？

日昌 (並不同意又無可奈何地) 我那里敢說不行。

井上 那就是說行？

日昌 (點點頭) 是。

井上 是出於誠意的回答？

日昌 是誠意的。

井上 這就對了。(向漢子)你們替我看守他們，不要放跑。

(井上退)

漢千 (神氣地)都給我走上樓去，快！

(日昌全家及日兵退，日昌慢慢地去提了小箱子，看胸前的顧民證)

日昌 (小聲地)先生，先生。

漢千 又是什麼？

日昌 (指了自己的胸前有點懷疑自己的等級似地)我掛了這個，這個是。

漢千 上面寫得不清楚？你不識字？

日昌 (下氣地)我很擔心我的房子，我想着看街上的房子燒了沒有，有了這我現在可以出去麼？

漢千 (很兇地)不行！

日昌 (嚇得一跳)好兇，不衍就是，何必這樣？我們都是中國人，我頂講究和平的。

漢千 不要胡說！閉你的鳥嘴！

日昌 (不勝羨慕他似地)先生，先生，你是錢等？

漢千 (討厭地)你說什麼？

日昌 你是錢等顧民？

漢千 (指自己的鼻子威嚇地)我麼？你打聽我麼？我姓錢，我是錢混蛋，本地人，暫以

四等順民學習。快走，寧多虧我替你！

第四幕

人物

子大

何山

錢二

錢日昌

王謙

史漢干

日兵

時間

與第二幕隔二天

地點

錢日昌家。

一個比較陰暗的房間，這房間，錢日昌家里平時用來裝些炭和雜糧之類的東西。自從日人井上搬到錢日昌家里來了之後，日昌和其他的抗日嫌疑「犯」，就被關進這個房間。

壁，這裏便成了一個臨時拘留所。

房子上首正面有鐵窗，鐵窗左邊是門，通出入，外邊略比室內高一二尺，右壁有小窗，室的正中放木桌一張，板橙兩條，右邊窗下有幾個麻袋，全是裝的糧食之類的東西。

一個有點傻的短衣漢子于大坐在麻袋上，店員何山在室內走來走去。

于大 你已經問過了？

何山 還沒問。

于大 我早就問過了。

何山 你是爲什麼？

于大 我也不曉得爲什麼。

何山 你爲什麼不早些跑呢！

于大 因爲我丟不了自己的事。

何山 你貴幹的那一行？

于大 我在王公館廚房里挑水。

何山 你不跑是王公館不放你去？

于大 不是。

何山 是你捨不了雞翎王公館？

于大 也不是。

何山 你的家小太多？

于大 我只一個光人。

何山 那你丟不下的是什麼呢？

于大 是我的錢。我辛辛苦苦地挑了十多年水，積下了一百多塊錢，我還是一個光人，

這一次看見人家賣很便宜的木器傢具，我把錢拿出來通通買了木器傢具，放在我們的公館的廚房里堆起來，打算平息了的時候，賣掉它，可以發一筆小財，弄一個家。

何山 原來是這個打算。

于大 我挑水也挑怨了！我今年三十九歲了，我還沒有一個女人，我想弄一房家室。想賺幾十塊錢，把茅屋補一補，接一個女人進來，還能存幾十塊錢買米吃。

何山 這也難怪你想發財。

于大 我心想像我這樣的窮人總不要緊，那曉得還是抓來了。不曉得他們抓我們進來做什麼？

何山 殺頭，做什麼！

于大 你故意說得嚇人？（厭棄地）就不殺你的頭？

何山 我自然是一個樣，可是我並不怕殺頭。

于大 你是幹什麼的？

何山 我是商店里當店員的。

于大 當店員就不怕殺頭麼？

何山 我是預備來給他殺頭的。

于大 你爲什麼不早些跑呢？

何山 因爲我不想早些跑。

于大 你也和我一樣，把積下來的錢囤了東西，所以捨不得走？

何山 我沒有囤東西。

于大 那就是你家里人多走不了。

何山 我也是光人。

于大 (懷疑他) 你爲什麼不肯走？

何山 我要留在這里，讓日本人知道一點我的利害。

于大 他怎麼知道你利害？

何山 我打死他們。

于大 (不肯信地) 你有這兇？

何山 我已經打死了三十多個。

于大 什麼時候？

何大 昨天。

于大 我也聽見說打死了日本兵，（向他上下打量不信任地）是你做的麼？你不要吹牛。

何山 我吹什麼牛，我們一共五個人做的，我們都是商店里的先生夥計，我們各家的老板都跑了，那半條街只剩下我們五個照房子。

于大 你們照房子有什麼利害？

何山 我們照房子就什麼都由我們，老板都跑了，我們這幾個人就約好了幹它一下，各人自己家的門口放一個炭籠子，一個籠子里面裝一個炸彈和手榴彈。昨天他們開什麼慶祝會，我們曉得機會來了，這一條路日本人去開會一定要經過的。我們都預備好了，等他們有一隊人走過的時候，我在樓上把料子一吹，大家一起把炸彈投去。

于大 日本兵呢？

何山 一陣亂竄，也竄不動了。一回就打死幾十個。

于大 你們呢？

何山 跑了一個老余，五金號一位給打死了。

于大 這個事情頂痛快！

何山 昨天那一炸，連慶祝會也開不成功。

于大 （辭住地）我要曉得我也算一額。

何山 你也怕這些日本人麼？

于大 我是一個中國人，怎麼不懼它。不過從前他們沒有把我捉來，我還不覺得這麼兇，現在我真恨自己沒有給他們嘗一下炸彈的滋味。

(看守押伍二上。一個還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學生。)

伍二 (不平地) 挨了他媽的兩巴掌！

何山 問過了？

伍二 問過了。

何山 是誰問的？

伍二 一個翹鬍子日本人。

何山 怎樣？

伍二 還不疑心到我。

何山 你哥哥呢？

伍二 也問過。

何山 沒有見來。

伍二 因為他重要，給關在別處。

何山 你怎麼知道？

伍二 問他的時候我在場。

何山 誰問的？

伍二 那鬍子問的，還有一個中國人翻譯。

何山 他怎麼問？

伍二 他先問大哥姓什麼。

何山 你大哥怎麼回答？

伍二 大哥說，「老子姓陸」！

何山 那鬍子呢？

伍二 他又問大哥叫什麼名字？

何山 你大哥呢？

伍二 他說，「老子就叫老子」！

何山 那鬍子怎麼樣？

伍二 他又問大哥多大年紀。

何山 你大哥講多大年紀？

伍二 大哥說，「老子八十歲」！

何山 那鬍子還問些什麼？

伍二 他問炸彈是不是他投的。

何山 他呢？

伍二 他說「是我投的，要炸死你們這一夥土匪忘八蛋！」

何山 後來呢？

伍二 後來日本人問到他的同黨。

何山 他呢？說了沒有？

伍二 他說：「老子的同黨就是老子，你不肯信，就給兩個炸彈我炸你看」。

何山 那日本人呢？

伍二 也沒有辦法，再問，他死也不開口，用鞭子打他，他也不做聲。

何山 他真是一個好漢，但是又何必去自己承認呢？

伍二 我頂氣的是那個翻譯，他大約什麼都翻給日本人聽，日本人聽了氣得鬍子直翹起來。

何山 怎樣的一個人？那當翻譯的。

伍二 四五十歲，穿青綢子的棉袍，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

何山 對了，他就是這裏的房主錢日昌。

伍二 是他？日本人把他的房子佔了，他還要去當翻譯？

何山 光只佔房子麼，他的女兒，他的媳婦，全給日本人佔了。

伍二 這種人不是人！

（這時候，看守送了兩個人進來了，一個是錢日昌，一個是新抓來的王謀）

何山 我們有一天能證出去，我要揍他。
于大 連我都要揍他。

(日昌胸前掛了暫以「四等順民學習」的順民證上)

日昌 中國人不抬舉中國人，我真難受，我真難受，日本人不要我的箱子。他(指漢子)反而把我的錢箱子扣留了。

伍二 當翻譯的就是這個混蛋！

于大 你這個混蛋也來了？

何山 你怎麼也到這種地方來？(看他的胸前)啊，領了順民證，(唸)「錢混蛋，本地人。暫以四等順民學習。」好大的官。哈哈哈哈哈！

伍二 你們不要瞧他不起，不要小看了他，我們挨打，他癱坐在翹鬚子的旁邊當翻譯哩。

何山 日本人這看重你呀！

伍二 爲什麼不讓你住優待室。

王謀 這就是他的優待室。

伍二 他們爲什麼還是給你住這種地方？

日昌 我也不明白啊！

何山 你的女人呢？

伍二 你的媳婦呢？

于大 你的女兒呢？

王謀 你的——（向何）他還有什麼人？

何山 他還有姪女，他通通送給日本人去了。

伍二 這是美人計，所以他就得寵，日本人要他當翻譯官了。（向錢）可是你也真正捨得

巴結日本人呀！

呂昌 我沒有，我沒有；我不過是想在蓮里住下去，我想能出去討房租，我想不丟自己的產業。

何山 你說你沒有送女兒去巴結日本人麼？

呂昌 我沒有這種意思。

何山 你的女兒呢？

呂昌 那是，那是……

何山 那是你送去巴結日本人去了。

伍二 你真是一個賣國賊！

何山 賣民族！

王謀 還賣掉自己一家。

何山 賣女兒！

伍二 賣兒媳婦！

于大 賣老婆！（他們的話像箭射向靶子似地向日昌投去。）

日昌 我沒有賣，我沒有巴結日本人啊！我是想自由，我想他們給我一點自由。我沒有賣國，不要冤枉了好人啊！

何山 你還說沒有，你巴結日本人的證據多得很。

日昌 我沒有巴結。

何山 雖不知道你做的事：不肯走，跟吳大恩勾結起來，門口貼着歡迎條子，你歡迎什麼，歡迎人家來，自己好當翻譯官？

王謀 什麼翻譯官，漢奸就是了。

何山 你這冷血動物。

伍二 你這賣國賊！

王謀 你這走狗！

于大 讓我來揍他一頓。（打他）

日昌 不要打，有話好說，我頂講究和平的。我心里，我也是爲我的小箱子。

何山 你的什麼箱子？

日昌 我的小箱子，里邊裝的田地，一切財產契約，還有鈔票，還有現洋，還有借據，我的全部財產，我的命脈，他們都拿去了。

何山 你不要緊，你是四等順民，他們會還你的。

于大 揍你這四等順民（打）

日昌 我不是，不要打，有話好說。

何山（止住于大）好，不要打，我們來審問他。日本人審問我們，他坐在那里當翻譯官，現在我們來坐堂審問他。

伍二（大家同聲）好：

王謀 誰來坐堂？

（大家搶坐堂，但抽籤決定的結果是何山）

何山 歸我坐堂。

（大家把桌子板檯放正）

王謀 我當書記。

伍二 我站班。

于大 我也站班。

（何山坐上首板檯上，面向下，王謀坐側面，伍二于大分站兩旁，把日昌夾在中間，日昌面向上。）

何山（學摸鬍子的樣聲音慢吞吞地）你姓什麼？

日昌（不做聲）

何山 (揸篤堂木) 刁蛋：不講，不講搵；

千大 (伍二同時) 是：(揍)

日昌 不要打，我是頂講究和平的，我講了，我姓錢。

何山 叫什麼？

日昌 叫錢日昌。

何山 爲什麼願民證上寫的是錢混蛋，不是錢日昌。

日昌 因爲日本人說日昌的日字犯了日本的諱，所以他就叫我叫錢混蛋。

何山 (點點頭) 原來這樣，家里多少人？

日昌 八個人。

何山 (搖幌着腦袋) 怎樣的八個人？

日昌 我們夫婦，兒女和媳婦，姪女，和兩個用人。

何山 你兒子呢？

日昌 在外邊做生意。

何山 女兒呢？

日昌 在，在，

何山 (鼻音很多地) 在什麼地方呀？

日昌 (歎)

何山 (做摸鬚子的樣子) 在日本人那里嗎? (調子傲慢) 你講啦, 不要怕, 本審判官

爲你作主!

日昌 (不能忍受地) 你們不要這樣, 我受不了, 我的小箱子沒救了, 我的家這樣, 我

又不能去看我街上的房屋燒了沒有。我心里! 我心里實在……

何山 當了四等順民不好嗎? 你心里怎麼? (拍驚堂木) 不講? 不講;

于大 是! (撲)

日昌 不要打, 我是很講究和平的人, 我講, 我心里難過, 我的女兒給日本人看守起來

了。

何山 你爲什麼要當漢奸?

日昌 我沒有。

何山 你大門口貼的條子是什麼?

日昌 那是不得已, 人到廟簽下, 不敢不低頭啊!

何山 低頭做漢奸嗎?

日昌 我從不想做漢奸。

何山 (慢) 不承認嗎? (快) 不承認給我打!

于大 是: (打)

日昌 不要打, (憤怒地)。你們真的要打? 我是頂講究和平的。(讓步地) 我承認就是。

何山 你承認什麼？

日昌 (無可奈何地) 我承認我是當過漢奸。好麼？

何山 (眼看卷宗) 你爲什麼要當漢奸呢？

日昌 我是沒有害過人的漢奸。

何山 (眼看卷宗) 做漢奸不害人，誰肯相信呀！

日昌 我確是沒有害人啊！

何山 (快) 中國多有幾個像你這樣無恥自私的人，中國亡得快，你這種人害民族，害百姓，害祖宗，害子孫，(慢) 你還說你沒有害人嗎？

日昌 哎呀，天啦！救救我，我心里！饒了我吧，就算我是一個下等動物，也該有一點同情呀。

何山 時時，下等動物，你連下等動物不如，下等動物並不傷害他的同類。

日昌 惡良心，我沒有害同類，我不存心害人。

何山 (一腔一板地宣佈罪狀) 日本人審問別人，你當它翻譯。審問過後就拿去鎗殺了的人，也還是你當翻譯。你還能說你沒有害人嗎？

日昌 (叫屈地) 天啊，我心里！我心里！救救我！天啦！

(看守等聞聲入內)

(他們立時散開)

日兵 什麼？

漢子 是你叫？（指錢）

日昌 不是。

漢子 發滑！我聽見是你。

日昌 他們，他們。

漢子 他們什麼？

日昌 他們接我。

漢子 他們敢接你。我不信，我只聽見你的聲音，沒有聽見他們的聲音，你是一個發滑

東西。一點不錯。給我滾出來；看你還在里邊吵鬧不吵？

（日兵與漢子將日昌架下，這時室內靜默，只聽見鞭子聲鳴鳴地響和鞭子着在身上的拍拍的響。還有看守人一面罵「你還鬧不鬧，你還鬧不鬧」的聲音。和錢日昌嗚嗚的哭聲連成一片，看守打過又走了，只留下錢日昌衰敗地坐在房子里喘息。

于大 （瞧不起地）你這不行的傢伙，鞭子還沒有到身上就哭。

伍二 哭得好慘。

何山 他想人家可憐他。所以哭得淒慘。

伍二 因為哭得淒慘，人家可憐他，所以只打了他五鞭子。

王謀 他不做聲了。你看。

伍二 他有什麼好說的？

何山 他好說的只有一句老話，「人到那處下，誰敢不低頭」。

(看守上)

看守 審人了，當翻譯的是那一個。

于大 (嘲笑地) 還不快去！(警告地) 少作點惡騷是。

看守 快去！怕挨打就該乖巧一點。

日昌 (在衆人的笑聲中狼狽地走出去)。

看守 王謀。何山。都去，要開到你們。

(看守三譯何山譯日昌下)

(片時沉默)

于六 你也是同何三一一道放炸彈的？

伍二 不是。

于大 怎麼也捉來了？

伍二 我去看我的哥哥發捉。

于大 何山不知道這回怎樣？

伍二 (不注意地) 隨他怎樣。

于大 何山也會承認？

伍二 何由幹什麼會承認？

于大 不承認就好。

伍二 (就心地) 我希望他不要像我的哥哥。

于大 我也這樣想。

伍二 我們回去還有機會打日本人。

于大 對了。

伍二 他決不會那樣傻，自己承認。

于大 那就對。我來休息一會。來幫我抬抬米袋。

(他們將米袋抬平，于大在那上面躺下，伍二用銅元在桌上下課)

伍二 要是字何三不死，(噫)字！要是字大哥就不死，(噫)字！(他這樣噫下去)

于大 你幹什麼？

伍二 不幹什麼。

于大 那姓錢的又去當什麼？

伍二 當翻譯。

于大 那東西！

伍二 等他回了我們再接他。

于大 (起勁地) 好的。

伍二 (憤懣地) 真是冷血動物！

于大 我們還是來坐堂審問他。

伍二 我們看這一次何山吃了什麼苦頭，我們也叫他吃這種苦頭。

于大 (起勁地) 好的。

伍二 (興奮地) 何山挨打我們也叫他挨打。

于大 對了。他們把何山吊起來，我們也把他吊起來。

伍二 對了。我們睡下來叫他捶背。

于大 對了。腳癢了叫他捏腳。

伍二 對了。什麼都叫他做。

于大 他喊呢？

伍二 喊打嘴巴。

于大 對了。我一定叫他捏腳，我腳丫又頂癢了。還要叫他撕掉腳板上的死皮，我挑水

腳板上刮死皮子更多。

伍二 叫他做什麼都行，只要你高興。

(何山上)

于大 你回邊了？

何山 還沒有回。

伍二 我們怕你關到別的地方去了。

何山 姓王的關到別的地方去了。

于大 姓錢那個家伙？

何山 還沒有來。

伍二 我們正在商量做他：打算日本人把你吊起來，我們也把他吊起來。你挨了打，打
算也叫他挨打。

于大 我的腳丫又癢，打算叫他來捏腳。

何山 (同情地) 姓錢的只怕——

伍二 只怕怎樣？

何山 不曉得還有命沒有。

于大 怎麼？

何山 他撞得也快死了。

伍二 爲的那一門？

何山 他並不是一個漢奸。

伍二 怎見得？

何山 (同情地) 他受的不是苦。

于大 你講看。

何山 這一次跑上去，你知道審的是那一個？

于大 那一個？總還是一個中國人。

何山 當然是中國人，而且是他的兒子，這一次審他的孩子，叫他當翻譯。

伍二 是怎樣的一件事？審他的孩子？

何山 原來他的兒子是在別的地方做做生意，聽見家里的消息不好，就連日連夜地趕回家來，那曉得還沒有走到自己的家，就給日本人抓住了。

伍二 抓住怎麼樣辦。

何山 當他是我們中國的便衣偵探。

于大 他到底是不是中國的便衣偵探？

何山 他不是，他也說自己不是便衣偵探，可是結果，在他身上搜出一張政府里請的通行證，就斷定他是便衣偵探，打算問兩句就捉去鎗斃哩。

伍二 姓錢的怎麼樣辦？

何山 他一上去就看見他的兒子，他一看見他的兒子非常高興，他的兒子當場把情形都告訴他，他就向日本人求情，說好話。話我聽不懂，我想大概是想用自己的生命，來担保兒子的生命的意思。

伍二 日本人答應了沒有呢？

何山 日本人聽了他的話，馬上把面孔放下來，把桌子一拍，用中國話罵他是混蛋。

于大

錢日昌呢？

他跪下來哀求；可是不求還好些，越求越壞，那日本人問都不問就叫人抓他的兒子出去鎗斃。錢日昌看見兒子抓出去了，像瘋人一樣，向日本人一頭撞過去，撞在桌子上，暈倒了。他們就又把錢送下來。

于大

(失望地)這個人，他媽的！

伍二

(同情地)那錢老頭也可憐。

日昌

(錢日昌上，他頭上包紮了一層白布)

日昌

(精神錯亂地)我做的什麼事，我做了什麼事！我是一個什麼東西。

伍二

他瘋了？

日昌

(走進來跪在何山面前)你審判我吧，你審判我吧！

何山

(張慌失措，同情地)錢先生。

日昌

你審判我吧！你審判我吧！

何山

錢先生，我們知道你心里！

日昌

我是一個什麼東西，我也算一個人？你審判我吧！

何山

錢先生，你的傷很重，你還在流血。

日昌

不要緊，我不是人。那不是人的傷口！那是畜牲的血！

何山

(跪他)請你起來吧，錢先生，我們心里也有說不出來的。

日昌

(憤激地且這地)不要拉我，我不算人。我連畜牲不如。你講過了的，我連下等動物都不如，下等動物不傷害他的同類，我睜眼看見的同胞給人殺害，我坐在人家旁邊當翻譯，我能靜坐得住，我能以活下去。現在我看見我的兒子——

何山

錢先生！

日昌

我不是什麼錢先生，不要這樣喊，我不配做中國人。

何山

(同位二挽錢起)請不要這樣。

日昌

(跪向于大)請你打我吧，請你用腳踢。

于大

錢先生，錢先生。

日昌

用腳踢我，用腳踢我，我不能算一個人。我對不起我的父母，我對不起我的兒女，我對不起全國的同胞。你們應該用腳踢我的，你們不要用手，用腳踢！

何山

錢先生，我們知道你是受難，錢先生！

日昌

你們就是這樣來虐待我的！我不要你們打我的時候，你們要打我。現在我請你們打我，你們都不動手。

何山

錢先生，我們現在清楚了。你也是！

日昌

不虐待我也好，我自己來懲罰自己。(向牆上撞去)

伍二

(三人同時拉住)錢先生！錢先生！

何山

請到那邊躺一下吧。(何三將單袍脫下。鋪在來袋上，三人將日昌抬上去躺下)

(靜默了片刻)

日昌

(聲音微弱) 子俊，有一天……你們如果離開了這個虎口……你們去對所有的人講，……說我日昌不是人，……講我死的情形……讓人家都不要學我自私。

……我一家算完了，……她們也未必能活下去，……她們有了我這個老頭子，活在人世間很沒有面子，不配做人。……我還十多萬的財產，……這些我都捐給我們國家作打仗的捐款，……發給戰士們，這房子也送給中國的軍隊住。我算懺悔一點自己的罪惡！我……(史漢千上，錢日昌話終止了)

漢千

姓錢的那位，我們隊長請。(似乎安慰他又似乎說便宜了他的意思似地) 你兒子的救星到了，快去吧。

(漢千扶日昌，他半信半疑地勉強一歪一跛地走去。)

第五幕

人物

勤務兵

阿金

護士

大秀

石士醫

醫生

錢日昌

其他

時間

與第四幕隔三天

地點

錢日昌家

日本軍隊被擊退以後，錢日昌住屋的樓上，景同一幕。房間空漭，傢具比一幕少了一些。多了幾張床。床都無次序地放在一堆，勤壽與阿金正在佈置床鋪。勤壽一來到像一個頭等病房。

阿金 這一帶的房子，只有這一家的房子好。

勤壽 (摸牆壁) 也很新。

阿金 前年才動工做的。

勤壽 是什麼人的？

阿金 房主姓錢。

勤壽 現在也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阿金 給日本人關起來了，現在也不知道在不不在。

勤務 日本軍隊來的時候他不肯跑？

阿金 講對了。

勤務 他家有些什麼人？

阿金 有兒有女有媳婦，一大家人。

勤務 這些人大約逃散了？

阿金 逃散了到還能殺走得回來。

勤務 他們也都不肯走？

阿金 講的對。

勤務 現在這些人怎麼樣？

阿金 談起來很可憐，就只有一個病很重的女兒，就是躺在牆壁的那一位小姐。

勤務 這完完全全的一家人，就只留下一個女兒！

阿金 也自殺過好幾次了！

勤務 自殺過好幾次？

阿金 不過現在中國軍隊打了勝仗。

勤務 中國打勝了他就不自殺。

阿金 他還要等一個人來見最後一面。

勤務 這人是誰？

阿金 不知道，聽說姓石，不知道姓石還是姓施，總有那麼樣的一個人就是。

勤務 你很清楚他家的事？

阿金 我就住在前面不遠。就從前幫過他家里。

勤務 他爲人怎樣？

阿金 講他壞也並不很壞，好也說不上好，就是太愛錢，只顧自己。

勤務 算盤打的太精。

阿金 說得對，可是我還欠他四十多塊錢。

(護士上)

護士 房間打掃好了？

阿金 打掃好了。

護士 (四面看) 這邊空氣好得多。

阿金 是。

護士 我去叫她搬過來。

(護士下)

阿金 弄好了。我們好去做別的事了。

(阿金二人下)

（護士扶大秀上，大秀面色慘白，時而興奮，但其實是頹敗，刺激過深，使她的精神身體都變壞了。）

護士 這房子空氣好得多。

大秀（頹喪地）我這樣的人，要它好空氣做什麼！

護士 有好的空氣，可以很快地恢復你的健康。

大秀 健康？我這樣的人要它幹什麼？

護士 有了健康，你可以來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服務，使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也健康起來。

大秀 啊（有所感）不錯，有了健康，可以來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服務，使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也健康起來。可是為什麼不早些呢？我為什麼不早些像這樣做呢？

護士 你現在也還不遲。

大秀 現在遲了。

護士 並不算遲。

大秀 你還我還能愛國，還配愛國？

護士 凡是中國人誰都能愛中國，配愛中國。

大秀 我也配？

護士 這個我想沒有什麼可懷疑的。

大秀 (拉她的手) 我謝謝你。(自語) 我愛愛國，可是我的家都沒有了。我們一家，是國還沒有亡，我們就過了一次亡國奴的生活了。我們丟了自己的生命，(她以為她爸爸是死了的) 還過留下恥辱。

錢小姐。

大秀 我的父親他現在死了，可是他在還沒有死去之前，他為什麼這樣的愛錢呢？為什麼這樣的捨不了這個家，可是現在什麼也捨下了，都捨下了，什麼都沒有了，只遺留下一些恥辱的傷痕！

錢小姐。

大秀 猶太人有錢，可是他們的生命財產沒有保障，只有忍受人世的殺害和侮辱。爸爸的錢處就是錢，自私；可是爸爸是一個生意人，他要錢就讓他去愛錢好了，我什麼不勇敢些呢？我不同士堅一道去，是一個大錯，我不在被看守的時候和日本人拚一個死活，這又是一個大錯，我能活到現在，我真是一個決少果決的人，可是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為什麼就應該弄成這樣悲慘的結局？

錢小姐 你的熱度很高。

大秀 那有什麼要緊？

錢小姐 你應該好生地轉變。

大秀 我不會馬上就死吧？

大秀 我媽媽呢？

阿金 我也想總在一道逃走了。

大秀 是真的嗎？

阿金 是的，小姐。

大秀 可是你用不着騙我吧，我全知道。

阿金 小姐知道什麼？

大秀 他們都死了。

阿金 小姐要是全知道了，我瞞了小姐也沒有用，他們都不在了。

大秀 (悲傷地) 都不在了！他們臨死是怎麼樣一個境況？

阿金 因為我不在場，我沒有看見，小姐。

大秀 他們留了一些什麼話沒有？

阿金 因為我不在場，所以也沒有聽見，小姐。

大秀 從別人口里傳出來該有一些話吧，總不至于這樣乾淨。

阿金 聽說你的爸爸講過幾句話。這也都是別人口裏傳出來的。

大秀 你這還請給我聽吧。

阿金 你的爸爸，同另外幾個日本人抓來的人，都是住在你家裏的柴房裏。日本人看見你爸爸能懂日本話，所以每次抓人來審問就叫你的爸爸去當翻譯，罰過之後，有

聽話又可愛的中國人，就給日本人殺害了；有一些認爲不要緊的，和那些抓進來還沒有問的，就都關在柴房里去，所以你的爸爸每次當過翻譯之後，回到柴房裏去，那些給日本人關在柴房里的中國人，都說他是漢奸，打他，罵他，在裏邊組織法庭審問他，你的爸爸吃了許多的苦。

大秀

他們怎麼對待我的爸爸？

阿金

有一次，他們柴房里的人，有一個姓何的舉家審問他，另外有一個姓什麼的當書記，還有兩個人站堂當衙役，把你的爸爸就像一個犯人一樣，夾在當中。他們問你爸爸爲什麼要當漢奸，你的爸爸說自己沒有當漢奸。他們問你的爸爸爲什麼做日本人的翻譯官，你爸爸說不是自己願意。他們又問你爸爸說日本人坐堂審人他當翻譯，這不是漢奸是什麼。你的爸爸還是不肯承認自己是漢奸。他們看見你的爸爸不承認就打他，結果也只得承認了，他們還要追問你的爸爸，一直就逼得你的爸爸號天大哭，後來幾個看守跑進來，又說你的爸爸有意吵鬧看守所，不由分說，就把他拉出去打鞭子。

唉，可憐的爸爸。後來呢？

大秀

後來日本人又抓住了人要審問了，又要你的爸爸去當翻譯，那曉得這抓來的人就

是你的哥哥，日本人說他是我們中國的便衣偵探，打算問過了就槍斃他。你的爸爸向日本人求情，說許多好話，可是結果還是叫日本人抓了出去。你的爸爸這時

候就用頭往日本人身上一撞去，撞在桌子上去了，腦袋撞破了，當時有一個姓何的親眼看見。

大秀

一個姓何的是個什麼人？

阿金

是一個店員，被日本人抓住還沒有審問過的人，可是在柴房里堂堂審問你爸爸的，就是他。

大秀

是他講出來的？

阿金

對了。

大秀

後來我的爸爸呢？

阿金

後來又給他們送到柴房里去了，這時候他已經發了狂，他一回房間里就去跪在那姓何的前面，請他審判他，說自己是一個沒有體面的人；請另外的兩個人打他，叫他們用腳踢他，說自己不是人，什麼都不如，可是姓何的這時候一把把你爸爸拉住，姓何的說他這時候心里非常難過。他們幾個人把你的爸爸抬到幾個米袋鋪成的床鋪上躺下，大約這時候你的爸爸已經存心不讓自己再活轉來了。後來又給日本人提出去了，再沒有音訊。

大秀

我的可憐的爸爸！

阿金

那姓何的覺得非常對不起你爸爸，他在你爸爸的面前懺悔，並且發過誓，他願意替你的爸爸報仇。

大秀 (悲哀地) 想不到我的爸爸的結局這樣慘。我的爸爸還留了些什麼話？

阿金 他說了一點自己財產的話，他全都捐給國家，送給前方作戰的兵士們。

大秀 爸爸覺悟了，可是也太遲了。

阿金 小姐！

大秀 我的媽媽呢？

阿金 其餘的人一點也不清楚，你爸爸的事是姓何的講的，他和一個姓伍的，他們把看
守打死了，逃了出來，所以大家就知道這樣一點信息。

大秀 就只有我這樣的人還活在世界上？

阿金 小姐，你該歇一歇的。

大秀 我可憐的爸爸媽媽！

(護士上)

護士 你又來講了些什麼？

阿金 是，是。

護士 她剛好了一點！

阿金 (道歉地) 是，小姐，我沒有講些什麼。

大秀 我要他講的。

阿金 (向大秀) 小姐好好保養。

(阿金下)

護士 請吃藥吧。

阿金 謝謝！

護士 也該好好休息一下。錢小姐。

(靜默一會)

大秀

(悲傷地)那個人怎麼樣還不來？我疑心他是忙。但是不；他一定是把我忘記了，不過我也應該願意他忘記了我這個人，他記起我這種人有什麼用，不僅是沒有什麼用，而且只有減少他的光榮，他應該不要來看我的，他應該由我門前經過，連頭也不抬地走過去。——可是我心裏在留戀什麼呢？

護士 你靜一下吧，錢小姐。

大秀

我用什麼方法靜得下來？我沒有死滅之先，是靜不下來的。(悲傷的獨白)可是到了目前，我還有一種這樣自私的想法，我希望他不要全然把我忘記了，我除了是一個不勇敢的人之外，只怕又是一個自私自利者。我現在應該不要再自私，應該一心一意地希望他獻身給這個國家民族，爲人類的光明前途奮鬥。像他那樣的一個青年，也應該有一個很好的青年伴侶，在人生的路上共同努力。(恐懼地)但是我想他或者已經有了，他把我忘記得這樣乾淨，他一定是有一個美麗而且勇敢的女子，和他一道，他不會記起我來，而且他大約也深怕記起我來。可是也許偶然

護士

要記起我來，那也不過是他們做笑話的題材了。他會對另一個人說，「我從前有一個不勇敢的女人，她不聽我的話，被我去開了，忘記了。」我一想到這我真寂寞，這種寂寞使我害怕，使得我恐怖。我不怕死，死，我覺得太尋常了，我怕的就是這種寂寞，他嚴格的批評是這樣的事實，我如何逃得掉這樣的批評。

錢小姐。

大秀

我希望事實不要像我所想的那樣殘酷，我希望他能原諒我；寬容我的糊塗，同情我的不幸，並且叫我隨了他一進去再自新地做一個人。如果他肯到我面前來對我說一聲「原諒」，我的罪孽也就減少一半了，我該是如何地高興，我隨他去當一個勤務兵也心願。這想法固然是——可是我能這樣嗎？我的身體太弱，我的病已經很重了，算不定是明天還是後天。我只能設法困住別人，使正在前進的別人受我的拖累。這病房，這床鋪，是應該打掃出來給前線受傷的戰士住的，可是我佔了一個人的位置，我還不甘心于被棄和室後的寂寞，我還希冀拉住別人來安慰我的寂寞，這罪惡太大了。

護士

錢小姐！

大秀

（興奮地）我等他來幹什麼？我為什麼還要等他來？他要是一個好的青年，他一定不應該再來看我這種人了，我是一個什麼呢？一個家庭小姐，時代在前進，我是一個沉澱在時代下的渣滓。

護士

(也感傷地)錢小姐啊！

大秀

我爲什麼要遇見他呢？我應該率性就不遇見他，不遇見他，我什麼都不理解，沒落就沒落，沉澱就沉澱，死滅就死滅，我什麼也不去管它，我應該做一個木頭人，爸爸是生意人，我該是生意人的女兒，爸爸失敗了，我也就一死拉倒，不要再多活一刻，也減少許多慘痛啊。

護士

你太興奮了，錢小姐；

大秀

我不應該等他來的，我等他來做什麼，我還有什麼話好對他講？(這時下面有嘈雜聲音)聽，是誰來了！

護士

(向門口走去)是什麼人？

護士

總隊長。

(向內)大約有人來參觀了。我來整理一下。(將藥瓶收好，被蓋理齊)我去一會就來。

(護士下)

大秀

(自語)聽，是誰的聲音，好熟的聲音。

(這時下邊的話傳了上來，很清楚)。

聲音

這房主人不是姓錢的麼？

聲音

是，可是這人不知道他現在是死是活。

聲音：他家裏的人呢？

大秀：也全都不知道。只有一個神經錯亂的病人在上面。

大秀：是他來了，他果然來了，可是我能見他麼？我見他有什麼話好講！我真慚愧，我

真害怕，我爲什麼不早些死呢？（起身）我該從窗口跳在街心里去的，可是我這樣衰弱。我沒有顏面見他，即使他原諒我，我也只能伴他的阻礙，他知道我這樣不爭氣，該多失望啊！我怕見得他那種對我失望的眼色，（起到盒子前面）這是那裏來的來沙爾水，這很好，遭到變成我，我不能再自私了。（飲）朋友，我現在該有一個靜靜地睡一下的時候了。（躺下）

（護士與士堅上）

護士：錢小姐，我們隊長來看你。（向士堅）這位就是我們收容的錢小姐。

士堅：大秀！

大秀：你還是來了？

士堅：躺在這裏的是你麼，大秀！

大秀：士堅！

士堅：我們分手還不到十天，可是這裏的變遷這樣大，你怎麼就病得這樣？

大秀：你還沒有把我忘掉？

士堅：爲什麼我一定要把你忘掉。

大秀 你去，去得那樣快，來，來得這樣遲。

士堅 我去得快，是怕落到日本人手里去了；來得遲，因為有事情在身上。

大秀 (不安地) 士堅，我對不起你！

士堅 你是指的那一件事？

大秀 我沒有聽你的話。

士堅 不錯，我是叫你走的，你沒有走；可是你爸爸不許你走，你就沒有走，你雖然沒有聽我的話，可是你聽了你爸爸的話。你聽了爸爸的話，覺得對不起我，但是如

果你當時聽了我的話，又對不住你爸爸了，這全是一樣的，而且在當時，你沒有隨我一道走，那是極自然的事，我們沒有結婚，而且在個人利害上說，不走固然是不可知，走的前途就更不知道。我希望你用你自己的腦子思想一件事，決定一件事，我不希望你聽別人的話來決定一件事。

大秀 我很後悔！

士堅 如果追悔能殺死敵人的時候，你就老是去追悔吧，大秀。如果追悔還可以產生別的價值的時候，你也就去追悔吧，大秀。

大秀 我覺得對你不住，我覺得像你這樣的青年是應該有一個好的伴侶的。

士堅 這問題並不重要。

大秀 我聽見你在樓下的聲音，我知道你來了，我又覺得我的病和身體很壞，我精神頹

敗，沒有支持下去的氣力，我活着，你不丟棄我，我就拖累你，兩樣我邊得都可怕！所以——

士堅 你很愛我？

大秀 我想一定是這樣的。

士堅 聽說你自殺過？

大秀 我怕見你，但是又想見你，這個矛盾的觀念苦了我許多天，我想不出一個好的辦法來，你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臨到這個時候，你來了，我覺得怕累了你。

士堅 如果你知道自殺是多麼蠢的一回事，你決不會自殺的。

大秀 我已經把那一瓶來沙爾水吃了。

護士 (大驚失色地) 服毒，服毒？(看瓶子) 這瓶子，這是那里來的來沙爾水？

士堅 你也覺得它來得奇怪？(護士跑下)

大秀 我吃了，也用不着追究了。

士堅 自殺，你為什麼一定要走這一條路？

大秀 我很抱歉，給你看我的最後。

士堅 能見最後一面，我也高興，你如果能活着，我是更高興的。

大秀 我對你不住。

士堅 如果我原諒你，還有什麼？

大秀 那我就很快地閉了我的眼睛。

士堅 我希望你不要死，更不該自殺。

大秀 我家被人亡單是叫我活下去？

士堅 你爸爸他們還在人間。

大秀 (不信任地) 真的？

士堅 我聽見人講過，而且據我想日本人是沒有殺害他的必要的。

大秀 (絕望地) 這消息就算是真的，對于我也太遲了。(醫生護士勤務上)

醫生 她怎麼樣。

護士 她吃了一瓶來沙爾水。

醫生 (驚訝地) 什麼？(摸大秀的脈) 一定是不行了！(大發脾氣地) 是那里來的來沙爾

水？是誰放在這裏的？

勤務 (與醫生的暴怒剛成個對比不在意地) 是我放的。

醫生 混蛋，誰叫你——

勤務 那不是來沙爾水。

醫生 那是什麼？

勤務 我們的來沙爾水早就用完了，那不過是一個空瓶子，我灌了水進去洗了幾次，纔

一刻我和阿金打掃房屋忘記了拿走。

醫生（再過去摸大秀的脈）她的脈還平和，不要緊，還真是幸運，她自殺已經兩次了。

（向士堅鞠躬，）再見！（醫生等下）

士堅 再見！（向大秀）我真感謝這勤務兵，她救了你。

大秀 自殺也這樣的不容易。

士堅 如果機會湊巧，那到是極不難的，可是你要知道自殺是愚蠢的事，你決不會自殺的。

大秀 我自殺的時候，絕想不到愚蠢或聰明的上面去。

士堅 不過這是幫助我們敵人的行爲，我們的敵人天天在打主意來殺我們，要我們死，

如果我們不自殺，這是一個利害的回答，我們要來殺人！必定要耗費人力，耗費物力，拿出劊子手的面目，不怕血腥。可是如果你因爲受不了迫害而自殺了，他會心滿意足地在一旁暗笑，他會說：「這是自殺了的呀！」可是他的目的達到了，他既不耗費人力，又不耗費物力，又不必拿出劊子手的面目來，又沒有討厭的血腥，他還可以用人道主義者的面孔來掩飾，來說你可憐，天下還有比自殺更蠢的事麼？現在日本軍閥他們是頂希望我們民族用自殺來對付他的侵略的，可是我們決不用自殺來回答他，我們要用求生存來回答他，要用武力回答他。自殺是不能產生價值的。

大秀 我決定以後能接受你的意見。

（鐵日昌傑：掙脫地走了進來，他是高興的，因為他自由了，從日本人魔手中脫逃出來，而且雖然家里都吃了苦，還都在人世，現在不受侮辱也不必掛什麼順民證了。並且由他的高興看來，他房子也雖然被燒掉幾間，但對於他不算一個大損失。）

日昌 大秀，爸爸回來了，（感嘆地）好像做了一回惡夢！我幾乎送掉了——（一家）（他看見士堅，中斷了自己的談話，向士堅非常忸怩地）你好？

士堅 託福。

日昌（向士堅上下打量他不知道他做了多大官似地）來了好久。

士堅 來了一刻。

日昌（掩飾地）我也還算好的，我一家還是好好的，我們是藍精兒。日本是士還算給我一點面子。（覺得失言似地，馬上轉過話頭）不過我還是討厭日本人，他們究竟是窮兵黷武，究竟是異族。究竟是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

士堅 我們聽了這話，我，代表戰場上下來的戰友表示感激。

日昌（忸怩地）士堅，你走了之後，我天天在掛記你的平安，我天天在家里祈禱我們打勝仗。

士堅（幽默地）所以我們就很快地把日本人打走了。

日昌（表示不落後地）我經過這次變亂，見解又進步得多了。

士堅 這是國家的幸福！

目昌 (慷慨地) 如果不是我的錢，都給日本鬼子的走狗搶跑了，我要大大地捐一筆款子給你們隊伍上。

士堅 我除了拜領之外，還要率領全隊，向你致無上的敬禮！因為有錢出錢，像你這樣慷慨，是最難得的。

目昌 不過我目下的現錢都給日本鬼子的走狗搶光了。

士堅 有這種盛意總是了不起的。

目昌 有了錢一定再捐。

士堅 我們除了期待之外，並且預備感激。

目昌 (對話了一陣，初見面那種忸怩情形淡薄了，他的自私意識抬頭，他又注意到他的新房子) 不過我的房子，這是我住家的房子，我打算把街上的空房子打掃一間出來做你們的醫院。

士堅 如果你街上的房子是有用途的那也不必，不過這邊。我一定叫他們立刻讓。(喊) 傳令兵！(傳令兵上) 這邊民房立刻讓出來，醫院搬到原來的市立醫院去。

目昌 (一切問題都使他滿意了，他現注意到病床上) 大秀的病勢我覺得——

士堅 她自發過。

目昌 (走到她跟前，去撫慰她) 大秀，你自殺過？你為什麼要自殺，你不要怪爸爸，以後

我允許你隨了士堅去，而且我非常高興你去。

士堅 (大聲地) 這真是一個大大地讓步。

日昌 不錯，因為我很信任你，所以讓步。

士堅 大秀，聽見了吧，這樣有獨特見解的錢日昌先生，已經讓了步，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青年人的幸福，(拉大秀坐起來) 起來慶祝吧，這也是表示了我們老大大中華民國的進步。(護士向他鞠躬走進來了) 你是來收拾的？(向大秀) 你到那邊醫院去住兩天吧。(護士扶大秀下) 我半點鐘以後再來看你。一會見。

日昌 我把家里接收清楚了再來看你。大秀。

士堅 你必須三天以後，可以有希望去看她。

日昌 爲什麼三天以後？

士堅 我打算把你關起來。

日昌 (驚異地) 爲什麼關我，我犯了法？

士堅 有人控告你。說你當日本人的翻譯官，接受津貼。

日昌 (不平地) 你也相信？你還不知道我？

士堅 我知道你不曾，但我不能担保，與你同樣情形的人都已起來了。對你也不能特別優待。據說你製過歡迎旗，貼過歡迎條子，當過翻譯，不是麼？

日昌 那是出於不得已。

士堅 我從同情那種出於不得已所採的手段，不過爲了民族的尊嚴。我們應當對於褻瀆

民族尊嚴的人加以懲罰。你以爲太過？

日昌 (氣憤地)你居然拿這種手段對我，我是你的什麼人？

士堅 你是我的岳丈，我爸爸的朋友。可是你也是中國人。

日昌 你不要和我開頑笑，這太不成話！

士堅 這也是出於不得已，關你三天，如果沒有碰見更重要的通敵證據。如果有人來担保，可以恢復自由，敵人的陰謀非常利害，他利用正義感煽動和自私自意識濃厚的人來危害我們，我們不得不嚴加防衛，這是爲了有利於我們的工作，必須如此，不得不如此。(噓)把兩個人上來！

日昌 (叫屈地)你居然這樣，這是什麼話，你對得住人？我是大秀的爸爸。

士堅 你覺得你受了冤屈？但是我覺得我處境困難。在吳大恩的口供裏邊有你；在民衆的口裏也談到你可疑之點，如果你沒有出賣民族的事實，地方上的民衆不再來控告你，我担保你三天恢復自由。(士兵上)你們把他交和王科長那邊。

日昌 (憤怒地)你這醜態叛道流氓，你這侮辱尊長的混蛋，讓魔鬼審判你。

士堅 就讓魔鬼審我。(向兵士)替我預備馬！(士兵帶日昌下，士堅在樓上來回走着。)

使 天 平 和

211

446214

7752字

| 版 權 所 有 | | | | | |
|---|--------------------------|------------------|--------------------------------------|----------------------------|------------------|
| 民 國 三 十 年 四 月 初 版 | 總 經 售 | 正 中 書 局 | 印 行 者 獨 立 出 版 社 | 編 著 者 萬 迪 鶴 | 和 平 天 使 |
| | 重慶 中國文化服務社 磁器街二十二號 | 重慶 中一路二八〇號 | 校 對 者 虞 劍 甌 | | |
| 角 九 價 實 | | | | | |

